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十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地理類中

明

王氏

光慈

溫州府志

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  
四千項堂書目七

存

遜學齋藏  
明葉本

東甌爲郡內錯萬山外連大海重岡沒嶺蒼蒼盤鬱而風濤迅速倏忽  
千里海上諸夷若在門戶戎心叵測桴鼓時聞甌雖僻在一隅寔當東  
南要害其牽級彈壓關係十倍它州也歷觀往牒東甌君長七閩南越  
皆據有疆土南面稱孤宋季播遷於焉駐蹕遂議遷都事雖不果而地

重可知已且也林木芻粟魚鱉之饒牢盤之利甲於他郡其民無不衣  
被文綺吹竽鼓瑟六博蹴鞠皆廢不事事而好游閒往時烏夷蚋集毋  
亦醺以致之以地則重若彼以民則饒且怠若此惕悔予之咏待暴客  
之來海波雖揚戶牖不撤甚哉區之不可忘備自宋元而已然矣我國  
家特設重兵牙制甚列藩臬大吏建旄開府其中飭防訓士厥有司存  
蓋巍然一重鎮也經制備矣而紀載缺焉余不佞嚮守是邦悵舊志之  
闕佚而思一編輯之鞅掌簿書不遑咨訪則貽書王宣州若其第憲副  
君請受簡無何不佞遷秩浙西則又貽書守劉君若林君請決筭無何  
而不佞以右轄復治兵東甌矣于時王君適謝宣州憲副亦以入剡還  
里於是守陳君繼至慨然董其事相與分局編摩殫心校核而宣州君  
實載筆於茲朞年而告成事弘治以來九十餘年之部覆一朝具發不  
惟觀法備而諸所沿革悉陳鴻鉅並列足稱信史真千載之一時矣按

郡故有志然戒詳於民事而畧於兵或分志於五邑而畧於郡不佞卒業是編則輿地幅幘之廣狹建置祠事之廢興戶口食貨之登耗官師文獻之汙隆犁然具焉至若尺籍應募之士幾何人時儲之粟支幾何歲艘艦舠幾何具弓矢之張刀劍之鐔鉞之繁其厲何若水陸犀甲布列何所地圖楨輻之險可以絕道阨關設伏以裨金湯者在歲時簡校步伐驅馭兵將之術何施烽燧一舉援枹而前直可以按籍而稽借籌而算余不佞職在疆場故於此篇三致意焉後之人求折衝於樽俎則方策具在矣是役也郡邑大夫及鄉搢紳僉謂不佞實始終之若天假其會也而屬余序諸首簡余惟採摭筆削實三太守及鄉先生之力爲多余何敢獨掠然予從事茲土前後十許年經畫兵民粗有緒理不敢矯附削草之聲而自托於趙營平不嫌伐勞之義其亦可藉以少報塞乎則不敢讓因諾而爲之序萬厯三十二年夏四月上澣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使僉事奉勅  
整飭浙東兵備前知溫州府事丹陽湯日昭撰

昔我太祖高皇帝定寰宇畫邦國於海邊諸郡經制獨詳而尤莫詳於  
甌輔以三衛九所翼以三關九營樓櫓甲兵星布雲屯豈非以甌爲東  
南重鎮全浙所恃以輕重哉余觀夫東甌勝狀複嶺重崗環若列幃崇  
嶮峭壁若指戟長江匯其北大河經其南周遭迴伏若血脉之穿貫襟  
帶之拖束以故明初盛時端人正士朋興輩出與海內英賢競爽遊斯  
地者或以文章風流著或以節槩勲名著彪彪炳炳令人執鞭有餘慕  
焉夫非以地靈相協應耶以經制之備若此山水之奇若此文物之盛  
又若此是焉可以無志甌固有志其來舊矣然自弘治以迄于今越百  
年而不修其閭沿革損益殘缺散失者多不可執以爲信志或幾乎廢  
矣于時當事者非不有槩于中率謙讓而未遑卽或搜緝編摩見有次

第竟未卒業豈志之成固有待耶余舊宣州也至于是邦則與謝家玉樹後先重逢謂非此生厚幸適王宣州季宣以所修志相質余喜邀其會而樂觀其成遂欣然直任之不辭昔夫子志夏殷之禮傷祀宋之無徵非獨其記事缺也爲其所以綱紀世道維持人心者湮沒而不存也以今觀之甌志非不詳於紀載然山川有定位幅幘有定界賦役兵戎有定額宮廟廡宇有定制秩祀典禮有定規例不可以不志卽志有不能備各有司存不失尺寸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要其所以長存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乃若官師之得失人物之盛衰忠孝義節之微顯風俗習尚之滄漓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是故收之不可下廣而品之不可不精蓋典刑旣遠則清徽不顯揚於溟滓則法戒具存觀斯志也將必有勃然興鰓然恐懼然而更化者矣子貢所謂道未墜地賢識其大者此也是一國之信史也是役也方伯湯公實經始之前守劉公與林

君相繼肆力雖參互考訂非出一人然始終載筆者宣州始終董成者則湯公也稿旣具矣余不能贊一詞惟其可爲綱紀維持者惓惓與宣州協力商榷焉諸固不暇及也志成付梓爲序弁其端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冬十一月旣望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漳浦陳公相撰余受符東甌甫下車考政問俗惟條晰輿革利病是亟適郡之新志成請序於余余披閱之纒纒具矣開局編摩前三守及一二薦紳爲之余後至不任載筆亦不敢受勞但及觀厥成不復贊一辭也余因是竊思之夫魯天子之事守春秋亦魯國之志仲尼因之作經寓法於褒貶進退以爲華袞斧鉞考所筆削書地爵名氏不過隱桓定哀閒赴告策書征伐會盟之事當時則載非時則已未嘗遠引旁涉上記軒轅下考夏殷祀宋之無徵但闕之則已蓋其慎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上下千載勒成一編太史遷始爲之班孟堅稱其不虛美不隱惡然至于是非之

際猶以爲頗謬聖人有遺論馬大氏蒐囊太多則考核難據推畧益遠則瑕瑜失真傳信闕疑雖生當聖人之後尙有所存說而不敢盡乃欲以一人之臆見一時之懸斷令終古及今行事皆詳而無畧皆得而無失鮮不誤矣夫若斯庫寶錄之難也故與其強執而信之不若姑俟而疑之與其訂燕郢於往昔不如慎亥豕於今日茲掌斯事紹正之大都云余按東甌舊有志始自漢晉迄于明興數千年間一郡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博矣舛踏故有雅馴亦多乃弘治以後之書缺焉薦紳先生問以弘正軼事遑遑難言願弗深考竟弗傳或時時見於他說多不可信是以當事者有概於中思一編輯之從始事底卒業竭六七年校讐力約煩補遺于舊有加今告成書矣夫此東甌地耳錯山帶海滙江經河如故也要害何常之有漢時爲東海王稱孤竊據之都宋時爲天子駐翠華之所而今但東南名郡藩大吏與二千石所建旄設軾而治百姓



者也郡邑亦何常之有或屬會稽郡或屬臨海郡或爲永嘉郡又或名  
縉州不置郡或廢括州爲永嘉或廢永嘉復括州唐人置温州屬越宋  
因之後改爲瑞安府而今則以郡名溫永嘉瑞安俱隸邑也吏治亦何  
常之有王逸少謝康樂兩君子其著者春艸也不流連虛出游賦詩不  
廢閤乎而今守若令但兢兢奉三尺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也廢  
興乘乎勢沿革因乎時變通存乎人夫亦表時紀事而已今無暇詳引  
請言其概往者弘正之際甌稱治郡矣恬熙承平民不知兵三衛九所  
星布雲屯但具設令有備耳彼一時也嘉靖之季島夷內訌驟薄城下  
相顧無兵內地被其蹂躪後是以有增營增募多置樓船軍之議隆萬  
以來海波復靜軍士但坐食仰給縣官費月餉歲支無以繼近是以有  
言汰言練罷應募兵之議然而已設者終不可罷糜費者竟莫能省也  
昔苦無兵兵以強今稱有兵兵以脆此其故可思也一謠俗也昔何以

僕今何以靡一文伎也昔何以馴今何以雕一訟獄也昔何以簡今何以煩一供億也昔何以減今何以增一財賦也昔何費而有餘今何節而不足當亦輒近世通變得失之林也按之舊事何必盡同仲尼修魯史但口授其弟子爲有所譏刺褒諱挹損不可書見太史公言漢廷事有所表見多不虛如其指也亦少褒矣往往於封禪平準諸書中微見其刺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今史氏貶濫盡廢緇不用大率治行志人物志所稱有賢賢無賤不肖乃近古長厚不非大夫不招人過之意夫借勸以爲懲舉一而風百褒予不虛獎溢無爽礪世摩俗宜若可爲矣仲尼論政布在方策此其大畧也寧能無失存之以俟君子一郡權變近俗易行有足采者班孟堅謬史遷其自著漢書反貽人目曉之論滋議之難一也蓋自古嘆之余何敢知但且以此爲方策矣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冬十二月旣望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前南京戶部

四川清吏司郎中晉江蔣光彥撰

東甌新志成郡守吳航林繼衡觀之首閱輿地見浚革曰世代之遷變也若是乎後來繼今紛更且安窮也及分野曰誰謂溫遠是有牽牛之分於天其尙惑於譏祥之徵及疆域山川曰此於浙其最東者歟控閩引括枕江界溟嶂巒四塞沃腴千里太平之雄鎮草昧之狡窟也及橋梁津渡曰溫水國也匪是昆茂濬矣然而渡可虞也慎飭之耳及風俗曰懿哉人勤於力省於事知恥自愛浸淫於儒則誠小鄒魯也試問闡闢其亦尙有敬鬼信巫者乎其亦尙有火瘞溺女者乎有司化導鄉哲儀型可以幡然變矣閭建置及學校曰國家以此鑑也範溫士而鑄之肖而範故大可用也無若躐治然人且以爲不祥及郵舍曰嗟乎是世之苦於橫擾而勢莫禁者溫僻在隅可以少安閭祠祀曰夫血食者以報且以勸匪是者宜毀彼宜廬不廬反日熾何耶閭食貨曰昔先王任

土作貢十一賦三百而役國足而民有餘今物產非加蕃土田非加拓  
生齒非加夥然而誅求之額倍獲他日叫囂驟突鷄犬靡寧且東南民  
力久稱竭矣一溫安得獨裕吾儕司牧無亦保障是爲豈其朝夕繭絲  
攘肌及骨以爲愉快令皮盡而毛無傳也閩兵防曰思深哉信國之籌  
邊乎扼要而屯星羅棋布鯨鯢揚波虎豹固在山也如盡得練韜鈴挾  
忠烈者表裏犄角之何憂於烏裔則秩官曰此莫非天工代之而曠之  
乎夫誰敢閔治行曰赫乎偉哉心苟在民風流治恪勤亦治廉厲治寬  
和亦治吾與二三有司請於王謝以下諸君子自擇而慎處一焉毋第  
斃羨筆墨山水之娛取請效贖也閩選舉曰科目非古也迨觀溫名碩  
菟不繇是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亦猶行古之道乎焉用多歧其以滋  
倖竇也閩人物曰山英川靈其洩於是乎道德勛烈節行文章如雨如  
雲此暉彼暉彪炳當年焜耀來禩生是邦也夫亦其有景心景斯景焉斯

有矣及列女曰此夫妻婦而丈夫者耶奈何世有丈夫而妾婦者也可媿已及方技仙釋曰道之所不載也然而郡有之矣存而勿論可也閔藝文曰人以言傳言以人傳兩者皆不朽而人重矣閔稷志及遺事曰悲夫航海之役有心哉文山乎天若再宋涅亦趙家之卽墨也方氏何人其欲爲搖乎勢窮就猶祇遺錢氏三王嗤耳是么麼竊據之前車也志及此詳矣閒蓋有見而不議者焉是志也監弘治癸亥志而刪潤之增以正嘉慶厯百年之蹟幾易裘葛而始脫稿爲卷凡十有八前郡守京口湯公翺其議大梁劉公嗣其志鄉大夫玉洞王公光蘊省菴王公繼明董其裁博士余君承蘭陳君大奎弟子員周子恭戴宗璠等共其事而先今郡丞羅君應台陳君禹謨別駕王君錫命彭君劍基司理朱君道相則偕不佞樂其成者也遂並叙之萬厯二十八年秋九月旣望自昔有國必有史秦人裂國而爲郡史遂闕焉後之君子更而爲志其

紀錄畧與史同而史有專官世相及也志惟有位者之所委畀更數十載而始一作之其所重者在於品藻人倫昭示衡鑑使世有所勸而懲焉史以官爲守故得善惡並書以信其筆行其直志徒載筆近史而非若史之有專官也其所書者非郡邑大夫則鄉之先達亦不得不少諱矣故自好之士往往嫌引自託而避不爲志而使一郡之經制典籍放失泯沒而漫無可考則亦豈細故邪夫子作春秋以匹夫而用一王之法以繩列國之諸侯然不以爲避者其有以自信也士君子誦法先王稱引孔子高論千古而隳宗國之盛美不傳廢賢守相之業不述亦不廣矣吾溫故有志其可考者始於宋永嘉譜至我明洪武初有圖經志弘治閒而宗伯王文定公瓚始更爲之迄今百年矣萬厯壬辰京口湯侯來守吾郡方議修輯尋以遷秩行大梁劉侯繼之進博士弟子而誠焉東甌古稱鄒魯惟是文學爲彬彬諸君子鼓篋膠庠淵源具在今文

獻之謂何爰命啓局各殫其所聞知踰一期而志成爲卷凡十有八旣  
秩然矣會侯移守畿輔而繼以長樂林侯按成書而手自欸摘寄不佞  
蘊於宣州郡齋惟執事之正之也蘊謝不敏而會宅憂山居林侯請益  
力且以先大夫之有永嘉志也曰無以予小子名公是似蘊惟郡志之  
輯殆踰百年宗儒鉅公代有作者豈其獨有難焉而令蕪廢至今則具  
不佞前所指矣使不佞必引避誰當卒不避者乃受而卒業稍爲整齊  
詮次開爲論著以發其義蓋因乎成書者十九而附以臆說者十一要  
以原本山川綜覈民物兵刑賦役焯有成規典則文章昭然並舉大都  
一稟於令甲而酌以時宜秩王章明法守敦本尙實以蕃衛民使教化  
有裨焉亦庶幾矣蓋百餘年而先後沿革是非興壞之迹瞭然也長人  
者而衷以爲治都人士景行高山有餘師焉東甌之文獻其不亦有徵  
乎哉書旣成而會湯侯以右轄治兵於甌以其始之未竟而樂今之有

成也更手校而正之清漳陳侯以加諸梓白丁西首事幾十年以俟今  
晉江蔣侯而工始克竣觀成焉吁其難哉然不佞竊有懼焉馬遷史籍  
千載擅場而孟堅猶將求多儒者律令春秋猥繩百氏多受不忍以病  
子長眾口之難調久矣不佞惡敢望遷而謬承茲役徼惠郡侯暨諸博  
士以幸成籍所挂漏而衡決者爲不少矣世有辭焉烏以藉口惟平生  
斤斤繩墨自信靡他袒焉示人以受羣射不佞何心以鄰人士之心爲  
心耳抑不佞之有茲役也因鄉國之故實以牘而存之非不佞自以爲  
私也集鄉國之羣彥以筆而成之非不佞自以爲能也蓋居是邦而操  
觚能言之士皆與有責焉乃不佞僭承之不佞之罪也而東甌文獻幾  
佚矣因以不墜是不佞之罪不佞之所安而不敢以爲避也將有博雅  
君子篤古自信嗣成一家之言比於春秋以維世貢教則是編也其以  
先草創備遺矣不亦可乎哉庸書以爲叙萬厯三十三年乙巳秋九月



郡人王光蘊季宣甫頓首書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四萬厯温州府志十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王光蘊撰

光蘊字季宣溫州人官至甯國府同知是編成於萬厯丁巳凡爲類

十二爲目七十四頗多舛畧如形勝門祇畧敘舊志數行而梁邱遲

永嘉郡教所稱控山帶海云云祝穆方輿勝覽所稱郡當甌越之衝

云云皆未之載此皆失諸眉睫之前學校門祇載梅溪鴈山兩書院

而永嘉書院之建於宋時載於王圻續文獻通考者亦不及詳其

挂漏可想又治行志中分郡良吏邑良吏爲二門體例亦嫌繁碎也

李維楨寧國郡丞王公墓表所斬永嘉縣志温州府志有良史才縣

志則繼西華公成者

大必山房  
集一百四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温州府志十八卷萬厯乙巳

乾隆温州  
府志二十

七作已

有布政前知府事丹陽湯日昭總修黃岡陳大奎吳縣余志

作李承蘭郡人王光蘊王繼明纂修

案王郡丞光蘊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萬厯溫州府志卷首題郡守湯日昭總修訓導陳大奎教諭余承蘭郡人王光蘊王繼明纂修據季宜自序則倡修始于日昭而定本則出季宜手通志題陳余諸人同修蓋偶未審志凡分十二類首輿地次建置次祠祀次食貨次兵戎次秩官次治行次選舉次人物而終以禘志季宜爲西華副使子家學用原世傳文譽故此書體裁尙爲淵雅凡例稱弘治以前大都仍舊稍稍剛潤之正德以後則舉五邑新志又采永嘉譜所載故實舊志遺脫者以補之故其書中雖小小疏舛所不能無而校之近時康熙乾隆諸志則終爲近古矧訛補闕漁獵不窮況永嘉譜明以後久佚王文定所修正德志今亦罕覯此志旣以

兩書爲藍本故所紀宋元以前舊聞佚事尤多有根據不似流俗地志憑虛臆造不可究詰年代寔遠傳播絕稀印帙偶存誠吾鄉之寶笈也至西庫總目以學校門失收元永嘉書院一事議其挂漏攷此志古蹟門蓋已載入因明時書院已廢故于學校門不復紀述修書諸公于全志先後義例未及詳檢故有此論矣

永嘉縣志

十七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未見

自敘夫志猶史也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太史遷守父之業於陰陽儒墨名流道德靡不究其要指博咨諏而精考核斐然成一家言叔皮傳心史籍緯以國典孟堅嗣爲漢書繫長龍門故古今史家二氏稱嚆矢焉迨世史職廢而後世菽文之士率爲野史私乘以備史官採擇庶

幾古遺法也永嘉志故無考嘉靖末先君輯九志撫故實羅散逸纏緼  
乎備矣刻板近燬蕪竊傷之又念往爲志迄今幾四十年時積事夥失  
今不續後將多佚矧手澤具在哉頃受校郡志稍稍悉顛末隨奉同安  
林侯之命遂於退食暇按前志鈔而續之閒補其畧而仍舊者什五夫  
子之續是志也非敢自附世業而曰纂述有加於前也惟征科雜需往  
苦煩蠹自均平經賦而疲困甦島夷奔突往虞瘡毒自海防戒嚴而寇  
患息人物著傳往以世槩次而獨行罕述今類做諸志列以品目碩彥  
旣表而韋布砥行者亦附施於沒世總之遙追先猷而慨於世法微乏  
見聞而副在掌故勉卒業乎父書亦徵靈於山川也與然蕪不能無懼  
焉志之用所以昭往訓來輔政教之所不逮也願往蹟易溷名言孔訛  
載之不審不可謂昭影附聲傳不可謂審於志實有缺亦何訓之能爲  
先君學行軌於先程前所爲志主於嚴正爲鄉邦所信傳非一日矣蕪

固陋蕪淺愧不能有所闡述而繆事鑒觀借於論說則深以昭往訓來  
爲兢兢爰屬警校付之剞劂厘以嗣前修而備遺亡焉耳如曰良弓良  
治世受箕裘以竊比史氏小子何敢承敬以釐正埃之邦人君子

乾隆  
永嘉

縣志二  
十三

姚永濟敘永嘉山水秀甲東南蓋自謝客遊覽篇章與巖洞曠發土沃  
壤厚風美俗清余聞之父老無論家詩書戶花竹士大夫彬彬禮讓卽  
闕左負販相貿易亦溫其詞色恥呶呶競價行人值昏暮或避風雨驟  
而入人家父兄子弟悉出勞苦次第供具不必有平生半面也黔首嚴  
事官長涼凜畏三尺村翁田父訓子姪恒以早輸稅急公家爲務有頭  
白不識縣門者余心雅慕其土風頃乃從東陽移官永嘉而嘉可知也  
始余聞人言東陽俗澆甚好鬪健訟號巖邑比余下車殊不爾余盍以  
慈和簡易治之東陽元元與余游於太上之風乃永嘉之俗故淳而余

以治東陽者治之日可坐而登於理夫澆與淳亦何常之有視上之人所以風之者邑故有志劍自西華王先生其子季宣君重修焉法嚴格正事核辭宣則犁然矣邦士大夫以余濫竽令長屬一言弁首余所知邑士風淳美至其山川迴合建置沿革人物臧否吏治污隆則良史之不律章章焉簿領僉父烏能贊一辭見循良則飲水見苛墨則探湯是令事也自康樂品永嘉山川後風流文采照暎林壑詞人韻士接踵至今烈烈焉標韻勝矣然於吏治之污隆黔首之利病則邈不相關也者東西漢傳循吏不纂入文學傳文學不纂入吏治要各有所重焉乃今觀循吏之列在志中者班班矣是我曹後來者之師表也余爲吏言吏故獨詳焉以此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李維楨寧國郡丞王公墓表公所輯永嘉縣志溫州府志有良史才縣志則繼西華公成者

大泌山房集一百四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永嘉縣志十七卷萬厯庚子邑人寧國府同知

王光蘊修

案王郡丞光蘊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

並有傳

陳氏彥生

續平陽縣志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續平陽縣志嘉靖中邑人陳彥生補輯

案雨巖陳教授彥生乾隆平陽志文苑傳有傳

蔡氏

立身青陽縣志千頃堂書目六

佚

項氏

維聰高淳縣志

十四卷

未見

自序余視涪三載許微天之幸亦三載稔邑父老子弟相勗以常業鷄犬無恙桑麻蔚然顧而喜曰邑實庇余余何能庇邑居無事事取舊志讀之慨然嘆焉此誰非吾民之利病勸戒所繫而脫略乃爾將何以重一方光千禩也於是秦生尙賓陳生毓靈吳生山巍輩請余以重修請余謝不敏然於義於時非所敢辭遂擇日開局講編摩之役隸都邑者諷諸耆里隸學校者諷諸青衿隸故實者諷諸縉紳先生各出所聞哀以膚見而授簡於吾鄉張君子檣以總其事近期志成余以邑長當序簡首序曰邑有志所以紀載往跡助流政教也志久而議修所以備因革著時變也桑田滄海陵谷亦以遞遷大輅椎輪質文乘而異尙爲政者可膠一定之柱刻中流之舟乎夫政之因也以時時之趨也以漸趨不可已也亦不可極也爭乎時者禁之不趨也任乎時者逐之而趨也



故爲政者不禁其趨亦不逐其趨察乎時之所以來導乎時之所以往非詳核於今昔因革之故其道靡由矣今嘗三復斯志而有慨於涪之因革也因不必論論其革者官民二田也昔殊糧今則一矣馬場昔種馬今改而租矣漕米國計也昔本今折矣鹽法民利也昔用單今改倉矣寺田緇流左藏也昔坐享而今且輸公矣他如戶減也因而減里事省也并以省官揆情而宜度勢而順窮則變變則通而涪民晏如也此非更張之善者乎乃可爲扼腕者曩者黑蜬爲崇陽侯佐之蕩涪產十餘萬原野蕭瑟至不可支邇年以來復多傳派今閱歲額如神宮監米豆光祿太倉折色諸費皆故籍所不載先世所未起者田土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無而今有誰實生厲貽之梗乎是用列之條款別以新增後之人讀而維之卽未能蠲新稅以復舊制亦不至開蟻穴以徇末流庶幾亦隨時拯溺之策耳抑余猶杞慮焉故老爲余言文皇帝時齊

尙書泰仕而見誅人以儒諱里巷非襁褓則礎礎無吟嗜者二百年來  
家絃戶誦依然鄒魯彬彬文學矣嘉隆之際俗尙醇樸民環堵而居大  
布之衣而今易以爽塏彤其桷椳被絲而曳縞者且絡繹道路也俗故  
負氣見犯則較交手令尹之庭易爲輪服耳而今稍稍習規避矣以質  
若彼以文若此時則使然夫盛者衰之因微者積之始吾未知詩書禮  
樂之不爲浮靡嚆矢也吾未知弘廠鮮麗之不爲淫泆前茅也吾未知  
聰利巧便之不爲知故赤幟也因時之宜挽趨之極其在令是邑者與  
二三君子共圖之哉此余修志意也若夫名賢嫩行貞女芳標清修拔  
俗之操慷慨好施之誼人有獨擅善有殊稱亦各鉅細無遺詳畧互見  
總之興善何害徒寬毀譽吾無其心知罪亦聽之矣覽是志者外驪黃  
而得之是爲序萬厯三十四年丙午永嘉項維聰撰

往余輯建平志建平君曰闕文例也志大凡而可蒐羅稍疏不無掛漏

焉適項令君目之謂亦足備一方典因閱高涪舊志大以脫略爲慨遂馳函邀余授筆札之役余至以更修大指請則曰長世字民務在析利弊欲析利弊必考興革涪自分壤來百有餘年其閒事變屢遷若滄桑然不辨而紀於籍蔑以鏡俗求理矣語詳令君自爲序中余歎曰令君其大有造於涪至此乎夫奉藩守宇者率以刑獄錢穀期會簿書日不暇給稽古理文似非切務卽事纂修又惟祓飾厥章用垂名氏其於吏治民艱不必盡斷也亦多軌迹可遵里閭懾然安又無煩更覈東也者而涪則可異矣儒風民俗奢儉質文之趨旣若狂瀾之莫砥其甚者涪天巨浸息壤難埋產沒民流日殷月削此還定安集之不遑而征求之額且迭增也令君謂田土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無而今有此尤其扼弊痛悼之最切者蓋力能挽者旣不顧利害以身肩之而格於時勢之不可爲則務爲憫恤若所云催科中撫字者而未已也悉列於籍用

詔將來興革而利則永宜仍興革而弊則亟當圖罷寓深慨於微詞  
於民瘼三致意焉皆令君所授指也令君英風霞爽才轍古今以鴻藻  
魁南宮出綰銅墨潔齊冬冰恩湛春露撫綏之餘猶塵靡駟之慮冀後  
之治道者按籍而究時艱隨力拯救猶之令君在事也甘常蔽芾樾蔭  
依然所流惠於道者寧有涯矣則是舉也實此邑不可已之要典匪直  
具文也卽翰墨爲動績矣不者山川方域猶故也建設儀文有昔規也  
會貨獻程循用無改也往牒已載何復更爲第余智固挈瓶茲慚驅墨  
編摩無術竊擬輪轅所幸邑有名公碩彥各勤採獵開廣聞見集眾美  
以俾余而飾陋剪蕪提掇領要則攝柄於令君余僅爲次第之如此及  
期役竣爲天文志者二地理志者一十有一人事志者二十有三總一  
十有四卷極知猷猷貽誥大方然記事述情視建志稍詳矣明年令君  
遷南水衡余再訪之白下會刻成爲識顛末於末簡萬厯丁未孟夏朔

鄧人張子櫨序

姚孫江寧府志二十七項維聰字聽所浙江永嘉人萬厯時知高淳縣勤政惠民榜其署曰冰壺暇日課士不倦文教丕振纂修邑志克備三長士民思之特爲祠祀

案項巡道維聰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秦氏敬瑞安縣志備遺

二卷千頃堂書目七

未見

千頃堂書目七秦激瑞安縣志備遺二卷萬厯乙亥修邑人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瑞安縣志備遺上下卷萬厯乙亥邑令周悠延邑人秦激續修人物不立傳

嘉慶瑞安縣志秦激嘉靖甲寅預修邑志獨爲當事所委萬厯乙亥復專館續修二卷才學識兼長人莫能及

案慎齋秦教授激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李氏

維樞

江浦縣志

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六

未見

姚鼐江寧府志二十七李維樞浙江瑞安人崇正閒任江浦令捍禦流寇著有成績勸輸振荒德政在民重修縣志最爲嚴簡足稱良吏祀忠

烈祠

鮑氏

武

瑞安文獻拾存

千頃堂書目七

佚

東甌詩存三十鮑武瑞安人崇禎薦辟

包氏大方周氏家俊泰順縣志

八卷千頃堂書目七

未見

今上癸酉歲羅陽涂侯以重輯邑志問序于余夫邑之志猶古列國之史也言足垂不朽者言之余則何敢雖然羅陽之有侯與侯之有是書都人士之幸也又何敢無言竊惟甌之邑五而羅陽介在閩括景皇帝時議者以其荒僻而風教阻焉割安固橫陽幽遐之鄉而肝之邑時則俗瀆靡而事簡率有所記載其大凡已汜前癸酉神宗改元之初令王侯始箸爲新志庶幾瀆靡者文而簡率者具矣然而文物可興而不離枝庶經制可立而不離草昧陳詩納賈如通邑大都能乎哉豈其風氣域之而振勵益有漸也至于今涂侯來宰茲邑侯豫章奇材也治爲五

邑冠淬精振勵百廢具舉疆理眎昔愈以飭戶口眎昔愈以蕃沿革利  
弊眎昔愈以核而當羣黎徧德而士魁賢書今日之羅陽蒸然大變矣  
于是集鄉紳弟子員等而廣爲之公餘之暇相與參訂商榷及癸酉而  
告竣焉距王侯之治羅陽時六甲復週矣時之巧于構亦山川之靈有  
待而錫之侯也是編之作豈偶然乎哉余嘗慨今日之吏屑屑于簿書  
期會筐篋之中傳舍其官以報成勞足矣其能以文章飾吏治上下二  
百餘年之典故求其信今傳後不爲杞宋之無徵嗚呼難言矣且自軍  
興日侈東南之杆柝蕭然羅陽崎嶇於重巒複嶂中民力幾何頃郡城  
桴鼓屢警邑之壯役移其大半以爲郡衛庚癸一呼輒盼盼而索屬邑  
之賦此時良有司撫綏之未能而遑計其官乃侯愛民如子蒿目焦思  
救罷起瘠以副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意又出其餘力以勒成鉅典嗟乎  
斯豈徒非俗吏所可辨卽廉能異等其克兼之乎是編也廬井庠序軍



師食貨之類罔不纖悉一新後之君子瞭若指掌踵而行之綽有成憲  
矣然則侯之政二百年來所希觀之治茲之集二百年來所不可缺之  
典不佞獲觀厥成喜可知也庸書以爲之序崇禎六年癸酉嘉平吉旦

東嘉周應期撰

雍正泰順  
縣志首卷

包大方序

崇禎六年  
不錄

周家俊序

崇禎六年  
不錄

易應昌序

崇禎六年  
不錄

千頃堂書目七包大方周克俊泰順縣志八卷崇禎癸酉修邑人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八卷崇禎癸酉邑令涂鼎鼐延  
邑人包大方周克俊等修

雍正泰順縣志七泰昌恩貢包大方字子義六都泗溪人任常熟縣丞  
陞宣州經歷

案周同知家俊乾隆温州府志仕績傳雍正泰順縣志宦業傳

並有傳千頃堂書目作周克俊誤

通志同

國朝

林氏 古春 周氏 天錫 永嘉縣志

十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鄭廷俊叙今天下車書一同共球四集三代以來幅幘廣大未有如昭代之盛者也永嘉爲古郡名考之曩昔在兩浙中山川秀麗疆域豐饒魚鹽輻輳頗稱樂土典午以來如孫興公王逸少顏延之謝康樂諸君皆以儒雅風流薰陶習俗嗣是碩佐名賢後先踵起至今有小鄒魯之稱余不敏忝宰茲邑值閩變恢復之後駭鹿初歸哀鴻甫集雖山川如故也疆域如故也而人物荒涼財賦蕭索戎馬雲屯羽檄雨下芻糒糗

糗日疲供億昔之所謂沃壤今之所謂瘠土矣余撫此兵燹遺墟而簿  
書鞅掌庶務蝟紛戴星出入不辭勞瘁公餘稍暇欲搜舊邑志而瀏覽  
之但舊志修於明萬厯間距今八十餘載前者散佚失次後者遺漏無  
傳致令風微歔絕盛事不彰亦邑有司之責也時癸丑 聖天子命修  
通志頒行郡縣前令關西馬君暨邑博士樊君聘鄉貢林君占春周君  
天錫輩編輯成藁草創未備余徇眾請再聘名儒入局考訂刪其繁瑣  
其缺畧詞簡而核義約而該於以紹往訓來扶風礪俗垂諸不朽庶幾  
其有裨於邑治云帙成授梓乞鄉先達弁之先達咸以余司民牧自應  
在吏言吏因不避固陋援不律而序之惟冀當事諸公鏡歐情事思以  
綏殘疆而恤疲民究利弊而圖典革庶孫王顏謝之永嘉或可復見於

今日也夫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二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永嘉縣志十四卷康熙癸丑知縣馬璿聘

邑人林占春周天錫修壬戌知縣鄭廷俊續修王錫瑄序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歲貢周天錫著 溪集康熙時重修邑志

案康熙永嘉志今未見其書據鄭廷俊敘推之蓋馬忠勤璟本  
延周樛菴林雪菴二人纂輯草案既成後馬徇耿藩之難事遂  
中輟廷俊既隸任重爲增刪刊行然俗吏喜以刊修志乘爲己  
名往往有修補版片一字不易而輒添序跋案案自稱補續者  
廷俊敘中所云真僞蓋未可知今仍以周林原書著錄外編亦  
不復錄鄭志俾無繁複其通志所稱王錫瑄序今亦未見竢更  
訪錄焉

林氏允輯 鮑氏易 樂清縣志

八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三

未見

郡邑之有志尙矣紀星野疆域紀風俗人物凡繫於茲土者靡不紀大之同於歌幽營洛之文而纖悉畢陳期其適用猶足位乎山經水注之列故作者必求爲可傳予壬戌三月蒞樂詢邑乘尙闕購得舊志知爲二谷侯先生所衷撰止於前之陸慶其後百餘年事蹟幸明經林鮑李三君徐梁二庠生先已集公所次第增修蓋當癸丑年 皇上以聖

紹聖俾天下郡縣各纂集志書彙於省以成通志進諸史館以備蒐采之資績因弭變耑講戎事遂暫緩焉而邑志亦竟未成帙今仰賴 天威四方底定朝陞賡歌田野樂豫邦國遠近之志靡不竭蹶告成以荅 茲 休命樂邑雖小亦已繕錄以進乃謀剗之役五閱月而功始成予忝長此邑雖無纂述功不敢辭不敏因爲之言曰夫國史陳善惡以重勸懲法取大備而志則載美遺慝蓋欲使人人樂教變俗自見聖賢之心非徒陳說古人古事已也故有天文以明天道有封壤以著地

道夫人知之而不知紀天地所以表人之始也人固秉天地之氣以生者也由是而政教而典禮而儒賢而忠孝乃所以立人極也三極之道備天下之事盡矣孰謂蕞爾邑遂可遁於此理之外乎願予觀志所載土風民俗卽作者已微有疵焉如佞佛事鬼巫風也人而能見天地正大之情有是乎溺女停喪鬻習也人而能全天地中和之德有是乎見義不爲薄俗也人而能體天地道厚之心有是乎若夫科名之盛衰文事之興廢雖因平時會要亦天地之所鍾也則夫文藻于星緯精氣應山川孰非人所自致歟考諸前代若宋之王梅溪趙德成陳質甫劉蒙川名行功烈炳炳不磨明則有范時雨鄭逢時高肅政陳宗獻諸君子皆才德矯然傑出者而忠節如章恭毅著述如侯方伯尤千秋人望豈徒稱美茲土已乎讀者亦可幡然而興起矣雖然今日者言乎正俗則月吉有講言乎育

才則訓士有章上而中丞牧伯諸公時時宣 天子德整飭規條振

興文教樂雖山陬海澨何嘗不在 王化鈞陶之中卽予以庸拙吏

奉公循職經守三年朝行夜思亦未嘗不以君子長者厚望於此邦士  
氓也然徒有移風易俗之志而竟無振蠱起衰之才司馬氏云使人回  
心嚮道非俗吏所能爲其信然乎其信然乎予惟以不負所學者始終  
自矢以俟後有大賢力躋茲邑於瀆古而已矣姑述其畧如此予之心  
則固可閔也是爲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季秋之望邗江徐化民雨蒼

撰道光樂清  
縣志卷首

道光樂清縣志十順治辛卯府學歲貢鮑易康熙歲貢林允輯 十一

樂清縣志入卷國朝康熙乙丑邑令徐化民聘邑人林允輯鮑易等修

案康熙樂清縣志縣令徐化民主修林允輯鮑易纂輯通志府

志並題徐化民名誤

呂氏弘詒 平陽縣志

十二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三

未見

金以竣敘邑之有志邑之史也國家覆載無私朔南皆訖尋權度索之國圖籍奄歸出日戴斗之區梯航並至矧茲揚州近地貢賦總結于是乎在而舊志既燬掌故闕焉有司之過也竣故不揆樛昧與邑之諸君子圖之而新志遂成序曰夫平陽爲於越之域而東甌邊徼也有晉太康閒置始陽縣隸永嘉郡歷五季及唐爲橫陽吳越錢氏改爲平陽元元貞閒陞爲州迨明初仍爲縣曰平陽我朝因之而名始定斗牛當吳越分野考諸天官唐一行星紀不舛王公設險形勝是依瀕海襟江四鄰之封犬牙參錯羣山台沓四面繚繞而鳴山形止勢聚爲縣辰座其川無慮數十匯爲縣南明堂余將于鳴山築樓藝樹以培風氣濬其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三



明堂淤滓以緩眾流志有待也鴈蕩玉倉秀拔甲東南斯一邑之勝乎  
食土之毛氣候以授人事平陽所產秔蔬菽臬而已舉網擊鮮厥多海  
錯羹魚飯稻男耒耜而婦女紅出作入息帝力何有斯則善矣故首志  
輿地焉城墉濠塹所以衛民也草芟廳事所以庇身居正也官次圯而  
廨宇壞將有構葺費無出焉夫士何養乎養于學也宮牆丹碧宸  
翰昭回新鄉獻祠設義學館師儒而激勸寓絃誦之業鼓篋萃止者賦  
斌濟濟與東甌夙號小鄒魯士風嚮學鄉有校而家有塾藏書則度贍  
匱則田余有志焉街市無于金之貨鹽筴之饒富賈重商之集而都鄙  
瀕海潮汐斥鹵塘堦陡門所以禦鹹蓄淡粒我蒸民莫非其力築舩艘  
工竣漸及鵝脰錢倉埭閘維吾民不憚暫勞已成者修未成者舉補于  
未崩築于未壞則永有秋矣坊表具瞻津梁利濟置郵傳命病涉徒杠  
倉之有積儲待補助也穀頓僧宇陳而腐賠償不訾余葢扼腕故次志

建置也黃冊之造往槩未剔賦恆征小民黽勉樂輸矣力役之徭果盡均平覈實否況平陽遷展訖茲招徠墾闢丈量難行若客寄佃莊不特令苦催科政拙也厝火薪下之虞官民均受其病無能霍除故實賦志焉民間習俗舊樸士者好學問婦女勤紡織大較美矣閭有猪猪喜爭不戒終訟婚娶論財徵福淫祠聽于巫覡孀婦之貞親屬奪嫁咨諏矻俗安得耳提而家諭之故次之以風俗令長佩

日務蒼生之

愉感懸其躬丞尉它職毘而佐之絳帷臯比矜式係焉又皆仰祿公家靖共之謂何而或敢尸素耶彤彤牙畫戟介冑兜牟干城是寄故次之以職官而述其姓名在位之循良捍患有治狀者去而人思之歷宋元明迨我 朝合令丞簿尉師儒桓武得六十三人未爲寥寥也然必卓犖絕倫施實德于民而人始頌慕無窮焉故次之以治行山川社稷明神正直以忠以勞以義以文者廟之壇之烝禴不忒若奔走牲犧供給淫

祠頤俗好鬼未易變者欲定民志故次之以秩祀海區浩蕩甌閩要害  
鯨波伏莽安瀾弭戢然苞桑之繫可不念哉營制斥堠星羅碁布我疆  
我里適重幅幘故次之以防圍宿興計偕竹箭苞菁榘柁之材不涉其  
途無以刷羽奮迹然或以經術以薦辟以博洽以掾銓雖異軌殊途平  
要亦網羅所及也故繫之以選舉今夫鄉獻之薪傳理學其任道也重  
矣忠義之慷慨櫻難其履蹇也順矣宦業之展采敷歷其惠濟也弘矣  
文學則摘掇斧藻之蔚也武烈則捍衛禦侮之貞也孝友之篤斐天彝  
行誼之禋躬粹美隱逸則窳壑孤崖之致流寓則景星威鳳之儀若夫  
方技雖小道亦標逸韻而列女則矢志靡他寒冰凜雪之介也此皆可  
以儀望士彙維閑世風志而佚若人也焉用志爲故繫之以人物文以  
載道不朽與功德同況篇成琬琰字挾風霜有爲其人與地而作者非  
空言比其誰可廢故繫之以藝文所謂望邑必有先古之遺意焉平陽

雖小介在海東建邑千載其來迤矣白楊老柏其墓所封虛寂靈幻別傳仙釋龍湫丹井祇林紺宇浮屠黃老之徒所憑藉也祿祥時變詭奇軼事書之足以廣異聞麟經不遺六鷁大易象箸玄黃乾德坤垠不能有純無雜也故繫之以雜志終焉客謂余曰平陽蕞爾一隅志之撰述微矣惟是昭往詔來前有徵而後有鏡詳匪蔓信匪誣則可謂云爾已矣竣日志者志也殆與諸君子重有志于斯也夫載紀傳述上所沿革下所患苦劇畫蠶眉犁然具備如余者兩載濫竽瞿瞿汲汲蓋有志焉苟鑒于茲而規畫經理百廢具興民實受利令實遂志庶幾少追咎愆乎是諸君子重有榮施於余也豈不重哉豈不重哉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縣志十二卷康熙戊戌

乾隆溫州府志作甲戌

知縣金以竣

府志作俊誤

延邑人呂弘誥等修

案呂歲貢弘誥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章氏

起鴻

瑞安縣志

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三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瑞安縣志十卷康熙辛未知縣范永盛延邑人章起鴻等修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瑞安縣志十卷康熙辛未令范永盛延邑人章起鴻等修乾隆己巳訓導章昱績修

嘉慶瑞安縣志七康熙壬戌茂貢章起鴻

案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康熙丙寅瑞侯范公永盛敦請纂修邑志序次詳略釐然一正則康熙瑞安志朱默齋亦與分纂也府志又載章昱績修據瑞安志則章志別爲一書今錄於外編府志增康熙志下殊嫌淆混

張氏南英平陽縣志

十二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存

前志閱今六十餘年矣余生壬午前二十年戲逐夢夢也後三十年南北分馳羈跡異鄉計所聞所見不過二十餘年事耳乾隆丙寅同邑蔡君世源與余有修輯邑志之約明年蔡以官之昌化不果日月易駛近十餘年矣同學老成半皆凋落而野老畊氓又俱不諳當世務詢之軼事茫茫贖贖而獻亡矣越丙子江左徐侯以少年名進士來宰是邑甫下車卽慨然以修志爲己任余知侯景前型憲後來以大布德澤於民也適錢塘孫君謙來自幕中侯訪余與之偕迺分纂其事侯購邑遺書三閱月一無應者僅得廢本數卷於戲文又亡矣余瞿然曰當吾世而不襄厥事不唯前志魚魯溷漉漸盡而且本朝百年以來列聖

功德大經大法溷沒勿彰余滋罪焉因思二十餘年之間見尙足以資掌故而存什一於千百未必非竊簡有靈也遂與孫君昕夕搜討補其舊增其新闕一寒暑彙爲二十卷閒附卮言亦居今志古訪賢詰之踪陳興廢之跡流連感慨所不得已之辭也若夫生長明盛咏歌太平潤色鴻業又予小臣不解揚厲者矣橐成上之侯侯復一一訂之親爲之序俟受裁於太史杭公以付梓是役也以數十年不急之務幸侯而觀其成向使余與一二同志捨殘舉墜不經大匠繩墨卽自成一家言甚懼備規軼矩與野史同譏此士大夫所羞稱也則侯之功不可泯也迺詳其始終於末乾隆戊寅四月望前邑人張南英謹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平陽縣志十二卷乾隆己卯知縣徐恕延邑人

張南英修

余氏

匡胤

東甌遺志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葉氏

嘉榆

東甌建置考

寶香山館集十九

未見

平陽縣志補正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鮑氏

作雨

張氏

張夔

樂清縣志

十六卷

存

道光丁亥刊本

伊古載籍足以囊括寰宇極洪纖鉅細而無不朗若眉列者其惟史乎  
史之所載上而天文五行下而地理職方禮書樂書以明人道平準食  
貨以驗物情可興可觀可歌可泣胥於是乎在士君子得珥筆雍容廁  
身修明之列其亦足矣余性好讀史而學淺才疎又甫捷南宮遽膺民



社末由從史官之後私心憾焉歲在乙亥自孝豐調任樂清邑餘劇日勞勞于簿書錢穀之末學殖幾落矣旣而披覽圖籍取邑志而閱之不禁喟然曰嗚呼此卽一邑之史也夫史之所載周于四海而志之所及固于一隅若不可同年而語然由邑以達於府由府而達于省由省以達於一統事有相因理同一貫志在修明者從而留意焉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史顧樂邑之有志始於宋淳熙間其後有元樂清令馮君修之又其後有明邑人侯二谷修之前後相去多者二百餘年少者亦百數十年事多缺如 本朝啟運文治聿新康熙癸丑命天下郡縣各纂集志書將以上諸當亡邑令徐君奉文修緝宜若可觀頌其時三藩甫定兵燹之後文獻難徵故爲書亦多闕略又自此以迄於今百四十年載久未重緝不特損益廢興無從稽考而且孝子順孫漸埋沒於蔓草荒煙之下義夫節婦幽魂莫慰此有心風教者所爲掩卷而太息也余

久欲修之而未暇癸未歲爰與邑中諸君子謀延請瑞邑名孝廉鮑雲樓先生就其書而續訂之草創未就余適陞任乍川然雖道里相隔此心未嘗一日忘也歲丙戌書始告成諸君子郵寄來示余受其書而讀焉首輿地終雜志中別爲十二門義例一律史法凡天地人物莫不詳著於篇有善必彰無微不表而所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者亦諮詢探訪罔或遺漏潛德幽光久而彌顯其有神於世道人心者豈少哉異日朝朝廷開國史館命儒臣博採圖經并蒐羅佚事以備纂修是編當必有可取者真可通于史矣余旣喜其書之有成而因以歎其用心之良苦也於是乎言時在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季冬上泮賜進士出身誥授奉政大夫署浙江嚴州府事嘉興府海防同知前樂清縣知縣加三級陽春劉榮玠撰

歲丁亥門下士鄭生燿廷以新修樂清縣志屬余序且告余曰吾邑志

乘明以前久佚所存者惟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重修之本其時奉文  
纂輯迫於程期又掇拾兵燹之餘率多闕誤越今百四十餘年矣文獻  
無徵徒深慨歎後訪得明隆慶志爲邑前輩侯二谷方伯所修體裁較  
密文亦稍詳始請之邑侯商及同志延同郡鮑雲樓張磬庵兩先生總  
其事諸同人劬搜博采閱三載書乃告成蓋修志之難如此而或且議  
之謂近代以來郡邑志不啻充棟新城王尙書獨推康對山之武功爲  
最以其文簡而事覈也樂清舊志二冊今卷帙數倍於前繇簡何懸殊  
歟不知對山之志武功總目七篇雖一邑之志實自成一家之書故與  
他志體例有別且志以網羅文獻爲宗非徒以簡爲貴也吾邑瀕海負  
山地廣而僻志久未修學校之興廢人物之盛衰田賦兵制之損益職  
官選舉之隆替忠清節孝之流傳聞見異辭謬訛承襲斷無容簡且率  
者蓋修志之難而不敢憚其難也如此余謂生之言誠然抑更有進焉

樂在宋元明時人文蔚起著述甚富近則板籍銷亡斷簡殘編收藏無  
幾久之而數典忘祖并前哲之嘉言懿行盡付之過眼雲烟墜緒茫茫  
誰執其咎是志之不得不修修之不得不詳窮源竟委折衷一是以信  
今而傳後誠諸君子之盛心而尙可以繁簡論哉余因摭生言而識之  
以見修志難而修樂清志尤難者如此道光丁亥仲冬溫州府儒學教  
授海昌陸景華譔

賈聲槐序

道光七年  
不錄

高際盛序

道光丁亥  
不錄

王丹壁序

道光戊子  
不錄

家大人永嘉張先生墓誌銘先生名振夔字慶安號磐庵世居永嘉場  
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改教職官終鎮海教諭卒年六十  
有九先生幼慧喜讀書自少志操特異既舉鄉試連會不第居京師不

輕與人交獨與青田端木先生子彝及吾邑鮑先生往來論學嘗謂治經之道宜取古人之言有裨世用者博涉而精考之以自儲其材無妄分漢宋徒資排擊又謂諸經史及古人詩文辭皆足以增長學識不必專守性理語錄蓋先生爲學通博其旨如此

案道光樂清縣志分十二門曰輿地曰規制曰學校曰田賦曰兵制曰職官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曰風俗曰物產曰雜志每門又各分子目大抵以降慶侯志爲本而參以省府各志及先哲文集補其未備體例頗爲詳整輿地門山川一卷尤爲精審凡例謂府縣舊志紀山皆似嶧山未免失實茲特仿太平志敘山皆循次第綱師禹貢目師山經獨蜀繹嶧區以別矣敘水則用鄴道元水經法一糺貫串兼用齊次風水道提綱別列支流於後以清塵目今覆按其書知非虛語也餘若沿革表鉤稽史

志糾正俗說物產志博徵倉雅坳綴方言職官選舉兩門亦能  
考證列朝制度條舉件繫襍而不惑在吾鄉地志中足稱善本  
自湯成烈永嘉志橐外莫能與方駕也雖其間小有疏舛如謂  
漢東部侯官卽東部都尉而不知其當爲東侯官說見惠棟後漢書補注二  
十謂樂成之義取大樂正造士十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而不知永  
嘉郡記書字或作城詳外編永嘉郡記敘以祭鼎儀範爲王東巖行而不  
知其爲亳州道士王與之所箸說詳辨誤攷木樞嶼卽今玉環不知  
其又名地肺山徐堅初學記五引永嘉郡記謝靈運遊名山志他若人物門有鄭泮傳  
藝文門載潘翼箸述均誤收流寓若此諸條尙待補正然其大  
體則無可議也

黃氏 漢 甌乘補

二十卷

存永嘉黃氏  
臧手彙本

人生同此賦畀而嗜好各殊然專泥詩書未免性之近於偏也止談鄉俗未免見之拘於墟也漢少習舉子業綠家貧嘗效闕澤備書既而槩筆四方聊餽子口第自愧溝壑無識蓮幕濫竽而結習未忘每於晦明風雨手一編弗綴閒嘗見諸書有載及吾甌輿地人物故事輒爲筆之簡端邇來遊地既廣閱書頗多而所得筆於簡端者愈夥積久成帙因溯古及今次第編輯而釐訂之得若干卷名曰甌乘補蓋以補郡邑乘津逮所未及且視舊乘中所遺佚者得十之五六異同者十之二三餘或類涉鄙瑣怪誕爲先正所不屑取詎可概以津逮未及論耶而漢則敬深桑梓一草一木弗敢蹂躪而又廢棄之故識大識小所宜兼收而並蓄以備他日士大夫修志去取是亦李肇作國史補章惹作吳事類補之遺意也後此有所見聞更當撝拾而續補焉夫豈止于此哉雖然

士生斯世弗克奮志努力充其學問經濟以補世用願乃歷碌風塵蹉跎歲月僅僅以剽竊羣書爲務爲有識者所哂抑又何取焉茲不揣冒昧爰卽是編以質諸博雅君子未悉許可否也倘不以在鄉言鄉囿於淺近者譏漢則鄙懷宜何如欣幸耶昔道光二十二年歲在壬寅仲春小若山人黃漢自序

物以棼而易散事歷久而就湮古今同此慨也然欲一弭其憾使殘者完逸者聚非補不爲功漢儒補樂記考工補冬官東廣徵補亡詩韓昌黎補許傳補之功鉅矣哉浙之東甌開於漢箸於晉盛於唐宋自昔號小鄒魯其山川之奇特人文之蔚興生聚之蕃衍物產之富饒代有通籍以記之通箸者所以補史氏之不逮也雖然可補者豈惟史策哉功德施於人聲名著於世膾炙眾口稱道不衰年卽遠無庸補也下此善於鄉賢於族烈於家當時盛稱過而闕寂縉紳不及知父老不及舉留



待後人搜而補之往往然也甌豈獨不然戊戌秋仲余蒞茲土辨利弊禦寇盜勸文學崇善良日孜孜焉有求補於風俗人心而未暇尋章摘句較訛刊謬已五稔於斯矣邑有黃生者淹雅士也來修相見禮坐譚之頃探懷呈所輯書編曰甌乘補請序于余公餘卒閱之舉多闕發幽光道揚善類博採他說以補郡邑所未載蓋亦心乎義而勤於學者矣噫斯人也余特不知其能補以言而卽能補以行否也且不知其能補後人之修乘而亦能補余之治甌否也然觀其書推其心可想見其爲人是爲序時道光壬寅嘉平月甌括觀察使者皖江陶士霖題

案鶴樓黃

漢永嘉人

生甌乘補二十卷皆記温州舊

聞爲郡縣志所未收者按時代先後排次惟經籍物產藝文仍以類聚其採自他書者皆節錄元文閒附評論至近代軼事得諸傳聞者亦注某人述其採摭尙爲不苟惟攷證未精如永嘉

漢爲永寧遂并魏長孫澄封永寧伯鄭孝穆封永寧侯亦收入  
不知拓跋版圖不及江表也五代錢鏐改橫陽爲平陽遂并梁  
李彥封平陽伯亦載入不知唐以前無平陽縣也他如以宜春  
劉靜春爲樂清劉文肅公詳辨洪適夷以丹陽洪興祖爲洪慶善洪慶善見  
堅志若此之類攷古疏舛不可枚舉惟國初以來軼聞瑣  
事紀錄頗多可爲續修志乘之資其詩文七卷亦多府縣志所  
未載雖不盡注出處體例不無可議要亦有餽文獻之書也

右都會郡縣

宋

曹氏叔遠修復李渠志謝長江西通志十五

佚

江西通志十五袁州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唐刺史李將順

鑿邦人利之目曰李渠宋淳熙十年州守曹訓命工加濬并刊圖經所載李渠事龕於疏泉亭壁歷久愈湮寶慶三年直華文閣曹叔遠知州事亟議修復其浚治次第由陂頭至西城下復由西城渠口至貢院入江處減水溝凡三接水溝凡三大小斗計三十有七大小橋計二十有七皆係李渠所經其役夫條目設立渠長陂戶甲戶爲法最良雖代遠勢殊固不得而畧也 凡役夫每旦畢集於庭十五夫分爲一甲別以色旗分渠以二丈爲限每二丈用役夫一甲或二甲視渠難易以定多寡中留二丈以次更竣使役夫不相賢亂工役有所稽考每甲督以一卒兩甲總以一胥不時委官至役所檢察其備金一視市直遇晚親自給散吏不得預毫髮遠近聞之荷鋤而至者日幾千夫方春小民艱食賴此以濟其甚昂至治陂及築新隄則付之陂戶以其習熟陂事故也 備金亦與役夫等委宜春丞徐徹尉余紹貢士李發給之

渠在郊外者闕約一丈深

約三尺唯茂林路旁極深其在城內者闊皆三尺以上深約六七尺

渠水雖已流通又慮向後或有侵

占淤塞及陂頭長隄有衝決等事州郡未卽知覺須得有公心好義之

士常加覺察知以告州郡修整施行然後可以永久迺選請州士十員

爲渠長專修任其事

渠長之稱見唐志

陂戶乃佃氓自沙陂而上之官陂受

此渠漑田者爲之計六十餘人而甲首六人

甲首每歲輪著六人

遇有小小損壞

衝決去處本保卽報知渠長令甲長首喚集陂戶自行修整如所費或

重則十渠長參酌申官助之甲戶自城西至東城凡李渠所經近二

百家今令五家結爲一甲互相糾察不許侵壞淤塞

如葉糞除破缶及架廚澗澗漏於渠

上者皆

三甲內又擇一人爲甲首常切點檢遇有此等及渠畔頽圯之

類甲首卽報知渠長遣人監視修浚違者申官督治內有甲首隱而不

告或因他人報知罪其甲首開濬李渠功力浩大今已周全最緊要

是渠水到西城下斗口一帶隄畔日前常被城下壕塘租賃人不時盜

掘放水以至侵壞及填塞作住屋或據渠作廚廁等使一城官渠之水  
斷阻不通今於城下起蓋官亭一座臨李渠作朝夕照管處所是亭前  
分水湖地付貢士李發掌管并令專壹檢察李渠入城下斗口一帶水  
流通塞等事基界南自萍實橋下東至渠上官亭西連益州塘路西下  
平地一段至易監稅莊屋前北至新立隄岍爲界

以上五條曹叔  
遠修復李渠志

案曹文肅李渠志宋以來舊目並未箸錄惟雍正江西通志節  
錄逸文五條猶見當時規畫大略宋史藝文志二別載陳哲夫  
李渠志一卷其與曹志不知孰先孰後也

王氏叔杲三吳水利攷

八冊絳雲樓  
書目四

未見

李維楨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王公墓誌銘公備兵蘇松常鎮四郡故

習吳事上海防運道利害凡十餘條而采漕政所宜興廢箸書曰三吳

水利考吳人奉爲挈令

大崧山房集八十

絳雲樓書目四三吳水利攷八冊陳景雲注兵使王叔杲纂實信俞處士仲蔚爲之見王司寇仲蔚小傳

右河渠

宋

陳氏武江東地利論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

存

翰林院儲永樂大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江東地利論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陳武撰武始末未

詳所論凡十篇首論東南北古昔爲最盛次論南北勝負之勢次論東南地勢在江淮次論西南地勢在巴蜀次論合肥濡須攻守之要衝次

論襄漢荆南上流之重鎮次論襄陽爲江陵捍蔽次論壽春爲江東捍蔽次論西臨關隴東瞰青齊以取中原次論中外盛衰在於天時大抵亦與江東十鑑相表裏蓋宋南渡後人人能爲是言也

案陳知州武乾隆溫州府志名臣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右邊防

温州經籍志卷十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地理類下

宋

陳氏謙 鴈山行記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八  
文獻通考二百六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入鴈山行記一卷永嘉陳謙撰嘉定己巳遊山直至絕頂得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然繼其後者亦未有聞焉

曾唯廣鴈蕩山誌二十八陳謙鴈蕩編鴈蕩山巖巒奇怪難以殫述大概此山數百里谷窾峰疊行不能徧東西谷列十八寺自黃巖東來先



經雙峰石梁院次登謝公嶺入東谷經靈峰淨名靈巖能仁寺而東谷盡矣自能仁分徑入西谷經羅漢石門凌雲寶冠院而西谷盡矣若自樂清縣入山則反是今遊山者率至道傍寺而止僧厭客喜穢惡不芟故奇勝之蕪沒者甚眾如所謂鴈蕩不惟不到亦不識也不惟行者不識寺僧山樵亦不識也有客捫磴披險至其處始見蕩歸著行記於是人知有蕩矣

案陳易菴鴈山行記元以後久佚廣鴈蕩山志所引鴈蕩編疑行記與永寧編之佚文然明胡汝寧鴈山志未載未知曾氏何所據也

陽明洞天圖經

二卷 世善堂藏  
書目錄上

佚

元

李氏

孝山 鴈山十記萬厯溫州府志十七無十字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八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存五峯集本

案鴈山十記見錢杲所輯五峯集及萬厯鴈山志四一始入鴈山觀石梁記二遊靈峰洞記三暮入靈巖記四靈巖二奇記五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六大龍湫記七宿能仁寺東菴記八遊惠上人閒西谷記九鴈名山記十秋遊鴈蕩記其靈巖二奇記末云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椽栗語之曰爾爲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狀郡驛上言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鴈山名始在天下攷此事亦見薛良齋鴈蕩山賦注云係元豐五年僧道親所遇道親至都聞神宗

不豫萬麻鴈山志詣都省言狀上聞而取之命中臣梁從政以

焚香至鴈蕩山訪老人無所見事見寶錄是此事在神宗元豐

閒非英宗時五峰得之傳述未攷薛賦故不能得其詳實也廣

蕩山志二十八引蔡襄龍壽丹記所載與薛賦注同然蔡忠惠集未載不知何據

鴈

釋氏永昇鴈山志潘潢鴈山志敘作鴈山

一卷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千頃堂書目八釋永昇鴈山志一卷明初僧

案永昇鴈山志潘潢志敘作集施元孚志自敘亦云茲山之志

始於明初釋永昇之集然山之景物未之志也似永昇書專載

詩文與山志體異然今未見其書姑依黃目入地理類以竝博

攷

又案顧氏元詩選癸集癸下載陳大希瀑布詩云見僧永昇鴈山志則此書康熙閒尙有傳本

侯氏

廷訓北岳編

未見

案天一閣書目二之二有北岳編三卷明御史施山序不著撰人未知卽是書否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入有婁虛心北嶽編五卷與侯書異

朱氏 諫 鴈山志

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入述古堂書目三

自序鴈山瀕海高出霄漢閒東南望閩粵西北連四明天台以接栝蒼其發原固不知其所始也其山之盡垂入海嶠斷崖千尺下臨巨浸自浙以東凡山之名勝奧邃者必首稱焉唐一行畫天下山川爲南北二

戒以南戒盡於鴈蕩豈謂巴蜀湖南之山趨金陵度錢塘而歸宿結秀於此耶他山泉石之奇者或以一二得擅名於寰宇中獨茲山累至千百尙未有既豈造物者藏無盡藏於遐方僻壤之區待時而洩耶則知風氣之開闢有漸至是而盡發於南服也夫天作高山奠爲五嶽効靈育物之功紀載於典籍者嘗昭昭矣宜乎享珪瓊之黃流而勤先生之祭告也鴈山之峻極峭拔無讓乎五嶽之尊崇神龍攸宅時出雨雲翠峰駢列飛瀑交流轉步瞬息百態呈現較之五嶽而幽邃之景或多過焉自晉唐以來始得列號於輿圖則以地出偏方居非中土去先王望秩之迹或遠耳夫以天地所覆幬者大而觀之則崑崙以東積石以南際於海隅何者非吾中原之地爲先王聲教之所覃被者耶不幸而有蔽翳阻塞非山川之不迫也顧聲教之所沾被有未瞻耳歷世多而幅幘廣然後向之蔽者日以開塞者日以通故雖薄海塗泥之鄉名山絕

寧復爲翻雕而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殊爲猥褻

案同治辛未四月余以應禮部試在都段得翰林院所備四庫全書底本數種內有明刊鴈山志四卷驗其冊面印記卽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啟淑家藏本也其體例與提要所述同細驗之實萬厯辛巳胡汝寧重編本惟卷首載潘潢所作朱志敘一篇據汝寧自敘則本在末簡而汝寧因其議論醜正移冠卷端者胡敘見外編鴈山志下而朱志自敘及潘倣敘則仍在四卷序記中然則汝寧匪僅翻刻實改編矣提要誤據潘敘未及詳攷遂切爲朱志原本誤也今列潘志於外編而附訂提要之誤於此

章氏玄梅 鴈山志續集

二卷

千頃堂書目八述古堂書目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未見

侯一元序敘曰自昔通方遠覽之士曷嘗廢觀游哉夫既孜孜飭其本務矣然而張弛勞佚必有所寄是以襄城命駕彌劭皇道卷阿馳馭無累王業而夏諺於焉顛首周民以之予來上下俱欲莫以爲病至史遷用周覽挾奇謝傳以邱壑宏望咸獵精乎觀物之閒斯又益矣方今天下名勝類有圖牒然多偉其所見墨守一隅至談吾樂鴈山皆云并難具美良以四谷秀巫山之雲蓉溪含武夷之曲鴈湖蕩具區之波龍湫下匡廬之瀑是以謝公之屐千里來臻輜軒之使以爲菱舍莫不激賞盈襟形於篇什以故前志蒐錄輒成巨卷後賢繼起復遍崖礪允矣山川之遇也嘉靖乙巳吾邑侯歐陽先生至自西蜀蜀故多奇而先生冲襟雅有五嶽之尙既下車問俗一至鴈山卽歎其巨麗冠絕東維而追昔所遊以爲未至人謂先生且日命習池之駕暢滌山之飲而先生事

已卽旋樂而弗留無何值歲游飢海有劫寇縣官調度兵食以憂民日  
不暇給蓋積歲乃定而先生之不至鴈山已久丁未秋御史河東裴公  
來巡弭節茲山爰有登高之賦於是海平野闢先生幸以無事稟法於  
下迺從寓目佳麗諷咏篇撰嚮者之樂始復在懷慨然自以不易得也  
爰屬千峰章先生并哀近作斷自前志蒐其所遺以爲續集旣成視余  
與諸生徐子世鑣校而傳焉嗟乎息游之道通於有政觀侯循行勞來  
張爲弛前講藝宣和佚爲勞後文武之道不其該與侯又嘗言天下盛  
衰於鴈山有占以爲鴈山之開自晉始也及唐而微宋初盛時猶未甚  
顯鴈山之顯迺當宋室之南於是金碧被峰巒而山之名勝始爭衡上  
國矣將不以偏安之國貴游所湊而一統之世車軌遠之乎我國家奠  
極北方鴈山遠日且萬里則雲構復圯緇黃流散至於今草中乃卧大  
爨幾焉固其理也遊者徒知想故事之榮華吊山靈之憔悴曾不知景



員之奠殷崧高之蕃周也深哉觀乎其有天下之慮矣斯集之成亦以  
羽翼往記貽之方來俾範治則不淫於逸論世則不泯其文所謂舉而  
必書以觀後嗣者豈徒鋪張靡麗觀美而已哉余故不辭校而敘之

山人  
集三

案千峰章知縣玄梅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咸豐樂清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

千頃堂書目入作吳元梅  
依章朝鳳復姓後改題也

王氏

應辰

仙巖志

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  
千頃堂書目入作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仙巖志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王應辰撰應辰自署

曰舉人不著里貫考太學題名碑有隆慶辛未進士王應辰信陽人去  
作此書時僅十六年未知卽其人否也

案應辰永嘉人嘉靖歲貢上諭  
訓導總目疑爲信陽人蓋明末

考 仙巖山在浙江瑞安縣境爲道書第二十六福地嘉靖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果屬應辰爲此編首載圖景次錄詩文序次尙頗簡潔

案海壇王訓導應辰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陳氏玘 南鴈蕩志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

千頃堂書目八陳玘南鴈蕩志二卷嘉靖丙辰修邑人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陳奎四世孫玘字瑞光積學有士行會昌教諭有

古山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南鴈蕩志上下卷嘉靖丙辰邑人陳玘重

修陳文源會輯 源乾隆溫州府志作元 乾隆平陽縣志作原

蔡氏 立身 九華山志

六卷

千頃堂書目入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何氏

白

鴈山十景記

汲古堂集二十四廣屬鴈山志十三作鴈山十記

存

汲古堂集本

白敘鴈蕩於予爲家山也俛仰二十年所屣屨凡六至昔人謂鴈山旁  
魄窅負山靈不自愛其祕我得濟之以勝具一月聚糧之塵得皮膚耳  
審是則非乘躋徑度者終不能窺其蕃乎予獨爲不然若縱海者業撻  
招涼明月而出無論紫貝明璣已籍令冥搜逃覽勝有踰於龍湫靈巖  
之大者乎余曩遊當其遇矚吁賦之際極欲有所述願賦範者如彼其  
現麗此則方幅卑卑兩者不相值而難於名狀輒憚而止已從它所見  
紀載政不必雅馴及稱所經歷犁然有當於子心乃復自悔曩卽不文  
豈不賢乎恣恣夢境耶王昭文文學嘗侍其先公駕而邀乃撮其大者

得十景歸屬婁生圖之毫素持以示予予披閱數四嘉其赫蹏僅盈咫而所挾甚宏予乃置身其間若可覆探也者豈古人所謂撫琴動操眾山皆響者非耶乃知子嚮也動與物交謀於目者其機淺今也靜與物遇會於中者其機深圖之不可已也如是夫退而抒其昔所經歷撰爲十記卽不文弗論也乃若丹青其舌組織其詞則有國初李箸作五峯先生諸記在

汲古堂集  
二十三

案何旡咎鴈山十景記蓋擬李五峯十記而作者其文載汲古堂集二十四一能仁寺二大龍湫三靈巖四龍鼻水五淨名水  
簾谷六靈峯洞七東洞八梅雨巖九石門潭十石梁洞

陳氏

允默

玉甌峯志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何白序震旦山川自五岳外閎奇博大不可名狀卽令拍章亥之肩乘

躡橫鶩未易殫窮而況眇爾囿於樊陔之內一生能著幾緡屐而欲極其倣儻汗漫之觀乎故墨卿學士不得不託之圖經以資宏覽是則志之不可已也如此昔郭景純謝靈運標韻高超曠對山水景純注山海經詮引祕跡靈運所在登陟雅有高篇之二公者皆涉吾土郭以并城至謝以出守至而鴈蕩玉甌尚在閭習惜山靈不以舉售韻人爲恨也迨唐宋閒鴈蕩以詎那顯玉甌以少和顯於是褻糧者接跡而名勝聞于東維矣鴈蕩志成于國初而玉甌尙闕如玉甌之麓陳君允默芻蒐羣邑山經并哀先世所傳與邇來發覽諸什輯而成志乞余校刻其意良足尙已嗟乎舉世稠濁營于利欲中卽翠微一掬寒泉半泓足以涼熱中而滌塵胃矧飛流峭壁古洞奇峰高聳風雲之表遠眺蓬壺之天乍挹之可以沐練神明默存之則九州五岳皆我籬廡問物寧必乘躡橫鶩而後侈天遊哉志旣竣傳之通都俾閱者不暇寒裳濡足藉以卧

遊而資宏覽則陳君不獨有功於茲山已也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陳允默事跡無攷何旣咎敘今所傳汲古堂集及續集殘本並無之樂清志所載或據足本續集采入也千頃堂書目八有陳崇雅玉餽峰志十卷疑非此書

蔣氏國輔

重修鴈山志

千頃堂書目八

佚

道光樂清縣志十萬厓歲貢蔣國輔

鄭氏

思恭

南鴈山志

五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案鄭氏南鴈山志今未見傳本述古堂書目二有南鴈蕩山志五卷二本無撰人蓋卽是書

釋道瑞仙巖志府志十七

佚

案道瑞舊府縣志仙釋傳未載仙巖志載萬厓府志藝文門蓋萬厓以前仙巖僧也今故埒於此

無名氏厲蕩圖經

廣厲蕩山志二十六

佚

焦竑序厲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咏之集亦多軼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勝之具與品題之才蓋儗兼之暇日同友人梁進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其景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咏之什附焉題曰厲山圖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峰洞曰淨名曰東洞曰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予觀宋袁采元李

孝光愿游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  
往往深阻夙絕非冥按者不能盡得之古人云繫絆芒鞋行一月彷彿  
得見皮膚耳況託之毫楮閒而可以罄其美哉今圖經雖略而能撮其  
勝會令宿覽者可以討論其奇卧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  
潘柱史有言鴈山有勵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勵拔者如介空洞者如  
通雄渾淵澄者如秀行不滯各舉其人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咏之外  
矣山人世以道學名予知不愧斯語也因并及之

廣鴈蕩山  
志二十六

王氏

光美

鴈山四記

一卷

乾隆永嘉縣  
志二十三

存

鴈山集  
寫本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王叔果子光美鴻臚寺丞

東甌詩存二十五王光美字季中號玉蒼永嘉人例貢任光祿寺署正

溫州經籍志

卷十二

士



著有白鹿社諸草

案王玉蒼鴈山四記編入所著鴈山集一霖雨巖記二大龍湫  
記三靈巖寺記四靈峯洞記蓋玉蒼于萬厯丙戌十月偕句吳  
朱在明張邦粹樂清何无咎梁進父同游鴈山既歸作此以紀  
勝遊云

國朝

方氏

尙惠

鴈蕩紀遊

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林西仲序名山待人而傳猶名人之待人而傳曲士手持一卷日呻吟  
几席中不復知有山川奇勝拘於趣也樵童牧豎常往來於奇勝而又  
不能爲文以傳拘於才也名山名人相遭之不易如此樂成方子丹崖

善屬文以所居密邇鴈山往來探其奇勝各著有記筆致橫絕彷彿柳州諸作且逐景繫以詩句如王摩詰輞川別墅與裴蜀州各賦二十首辭意高妙三訪余於西冷持以相質余窺其胸次落落具有邱壑之趣且其欣賞摹畫無不曲盡也是集出則鴈山實藉方子以傳而方子亦以傳鴈山者自傳所謂相遭不易者且相得益彰矣登高作賦遇物能

名舍方子其誰屬耶因泚筆而弁其首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鴈山紀游二卷樂清方尙惠著林雲銘評

廣鴈蕩山志十三方尙惠字駿侯居澗川自稱逍遙子時遊四谷各誌以詩爲鴈山遊記及時詩共二百餘首晉安林西仲爲之序

李氏

象坤

重輯鴈蕩山志

三十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初槩自序歲己巳予髮覆額從家大人走二靈龍湫三日而觀止吮毫  
記所爲遊雨花載夫子見而哈之指予胸應繡五嶽顧其時追隨父兄  
不能率意孤邁豈所欲往已而錄李五峯十記洎宋元諸人詩襍帖括  
笥中夜涼月子就窗前松枝隙讀數過輒自分作名山牛馬走矣甲戌  
陳山人元者從豫章來雅負山水癖遊則與偕按奇剔異較己已三倍  
之如竇冠之石梁瀑布真濟之已西巖壑皆圖譜不載而水簾谷底仙  
人橋不知何年誣爲新月洞百計縛腰而上墜豆石於右躍而透左以  
出行道巖豐上儉下石磴正繞儉處千萬年雨雪不能至天然廊也  
鴈湖與龍湫隔山伏而復起蕩水南出爲大龍湫不遇予誰爲訂此訛  
因發念予筆墨略有聞必以銀斑玉管了當茲山事嗣後凡遇詩若文  
與茲山稍涉輒翦蕉錄之頻年兵革伏匿奔竄七尺之外不復有兼以  
硯田蕪穢語人閒讀書事卽汗浹於背今歲偶山中攢拳散瀑一一遍

訊雖水石乎絕似亂後逢懿親語喇喇不休神理假令予便趁此散髮  
茲丘一鋤一笠種斗大踣鴟作飯憶蕩頂有石室一間倦則躬舂於內  
業已洞天福地矣而更蹙鼻紅塵效魚噉呷胡爲也既不能則區區文字  
緣敢寒盟耶求永昇鴈山集不可得乃就嘉靖先續刻益以聞見所收  
手自差等起孟夏之望迄季夏上澣凡得賦四詩六百零一序記雜文  
七十三又別爲撰志二餘七種其二十五卷顏曰鴈蕩山志彙示未竟  
也斗室蟻伏暇則閱之自甌江達芙蓉港二百里風雨晦明山河聯噎  
舉不能閒予與茲山之神明於片刻則此編不爲無功若曰名山業也  
則非盡讀古今名人著述遍洗山中石上苔薛摩殘繹斷終無逃漏萬  
之譏予雖愚豈其敢戊子夏日花村竺民李某書

羽庵集選

重輯自序彙予戊子輯鴈山志彙十五卷蓋集束髮以來所錄鴈蕩山  
詩若文合諸嘉靖先續二志彙而成帙詩不分類人各爲編序記則以

年代爲次舊志無賦子所收則四首他如李五峯諸全詩俱百計致之似皆有山靈之助焉今又閱二紀矣星霜愈歷則篇帙愈增亦勢使然也獨以有明文章極盛於嘉隆已後而皆先續二志所未及今乃僅取乘傳貴人榜而揭於寺楣者以塞隆萬以來之白烏乎可以故聞書卽借過篇必登但甌處窪僻非上國車書輻輳卽諸宦或同琴鶴載歸者亦未能盡二酉之祕故雖積有若干帙終不敢視爲可竣己酉韓秋崑先生山遊蒐及志乘謬獎予戊子舊本予因請先生精加論次今夏稍暇乃併邇年所錄附於前書迎薰風複寫之起季夏迄仲秋共得詩七百三十二首序記雜文百九首勒爲二十二卷而古今名人之作亦纒纒差備矣夫云鴈山顯於宋非也川流山峙自開闢而已具卽薛寺正賦註引隋圖經謂唐以前無鴈山可乎特其書不傳耳如人本乎祖必自渾敦氏始也然必有子亢宗箸爲譜牒其族始顯宋太平興國始建

十八刹因而有諸人之記詠因而有諸家之編纂而鴈山始傳猶夫廬陵眉山起而以九世十三世之法譜其宗而族始著也然則茲編其可忽乎哉乃鴈山又與他山不同僻處一隅非果殊尤絕異何以爭衡上國故予嘗以東甌王之從諸侯入關一宿覺之振錫六祖王景山之開先濂洛皆靈異所特鐘合鴈山而四之者也後之覽斯編者其亦稅駕茲山斯不駭吾言爲河漢也夫

剡菴集選

廣鴈蕩山志凡例 國朝李象坤專采詩文施元孚編駁山景惜未付

梓

南鴈蕩志

剡菴集選

佚

自序南鴈蕩在平陽南傲郡僻邑僻鄉又僻山窮海逼乃結構一異區其峯巒洞壑之美視北鴈殆鴈行也吳錢氏錫爲高緇願齋香火地裂

平邑之賦繕之精藍林立錢有庫縣有均茶若鹽有亭慮無不極盛一時乃後此七八百年更闕爲獠猿之穴何耶山內有大魁峯云邑中將撥鼎甲則卿雲施其巔南宋平邑掄大魁者二十有三人施雲不爽且云一時人文俱潛鱗養角其地始一旦破壁去若然則山應益顯而胡以闕也予辛未冬撰杖往匆匆過黃公洞軋於勢不得行而歸今又十七年矣山靈絕人幾埒之畸人貞女抑又何耶是夏輯鴈蕩志以次及茲山購舊本讀之如徵宗撰家乘不能舉高曾名字顧羅集著人層層奕葉輝於望族蓋平俗矜氏族其時執筆者謂卽掄魁之裔遂取唐朱來顯人鉅卿宦於斯產於斯者人繫以一時詩不缺他不具論而至以詩逸唐人焉可誣也然予亦更不削去祇益以聞見所收手繕成帙賢者閱之自辨愚者且將欣動於顯公鉅卿經遊之地而或動遊思焉獨其編中自擬授墨歸儒於某人改某禪室爲某書室某某讀書某庵中

某庵以某時廢郡邑某公主之時賢某承之皆特筆倚書不能不  
棄冊三嘆也往予至山外耳諸上人環山皆賜產折入豪右故山中諸  
寺悉壞遊人非裘纈不得往卽往而荆藤麤大可柱無攘剔者僅一捫  
僊姑洞燒松明葶草榻已爾然則卿雲冠峯頂直茲山自孕一輩富貴  
兒孫以耗損清名令德遂使神區異蹟不得齒列圖經靡繇入宇內名  
人之削以發其遊興可惋也已然人物代遷山靈如故人益其愚山守  
其智予異日定發憤鼓勇陟明至之峯窺僊姑之洞遍搜藤道竹坡月  
牖雲關之勝以洗發此山真面目毋云李生筆墨孱弱如其人了不肯  
擔荷也戊子秋日迂菴李某書

芻菴集選

釋佛彥仙巖寺志

十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仙巖寺志十卷康熙二十四年寺僧佛彥彙訂

佛泉增輯

楊氏

森秀

鴈山志

四卷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案芝峰楊中書森秀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

薛氏

英

鴈蕩山志

東原書存三十九

未見

案雪堂薛教諭英漁村侯處士思炳子出繼薛氏乾隆溫州府

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東甌詩存載其告致歸里留

別蕭山諸君子詩

雪堂嘗爲蕭山教諭

注云手輯鴈蕩山志時謀付梓是

雪堂箸有此書然府縣志並未箸錄今亦未見印本疑當時仍

未梓行矣

施氏

元孚

廌山志

十三卷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自序夫前人之書後人不得損益之損益者妄而亦有不得不損益之不損益者怠妄不可也怠亦不可也廌蕩山東南絕勝也跨百里之壤羅三百六十之景雖僻處海堦望秩禮缺然而收南戒之山川鍾東維之秀氣其形勝當不在五嶽下而輜軒節杖遊客頻來誠使勿恃勞以擾民勿溺情以喪志則長官可節其弛張以適於政學士可發其志氣以深於學僊客騷人可以破孤悶而平其心幽人逸士可以暢天機而廣其志其亦有資於人當亦在天台武夷廬阜羅浮諸山之上夫以絕

勝之區有闕人世而遊者之多且久則所以考真蹟徵文獻者其書當成於早乃至今猶略而未備不可謂非宇宙內之缺典也茲山之志始於明初釋永昇之集然山之景物未之志也志之自蕩南朱先生始厥後章千峰侯二谷二先生爲哀續集而胡邑侯汝寧合而刻之第朱志於湫泉洞谷等祇四十餘景稍爲疏釋詳者祇五六景卽今龍湫龍鼻窺泉風洞石門潭是也若峰巒巖石二百餘景祇載其名外此百餘景曾不得掛名其上是固略而未備者也蓋先生以達官歸老不能穿穴窮搜此自序所以有俟後人之語也況當胡侯合刻已削其人物無遺其後翻刻者三於三先生所採瑰製擗削幾盡登者多猥僞之作甚至書法顛倒不堪寓目則其書之不可不損益也寧待問哉嗟夫世有人工粉飾之景尙備志以誇厥美鴈蕩爲名山之最而所以志之者反僅僅如是且自有宋開山迄於明之中葉五百六十餘年始得蕩南先生

之志自蕩南至今又二百二十餘年竟無承其志而補其缺遺者棄文  
獻而負山靈不亦可慨也哉豈人世繁華之事爲人所共趨而淡漠之  
事爲人所共棄與蓋以爲此者非稔知其景者不能爲非閒適無累者  
不及爲彼長官之迫於官守與邑君子或勤於學或終於官者旣不得  
暇而他鄉遊客略寓目而去矣惟幽人逸士閒且稔知而又或勢有所  
阻夫是以避之久而莫爲之志且久而莫爲之補也然而茲山之志卒  
不得以數者之故聽其缺遺而不爲從事也乎生長斯邦駑鈍之材旣  
無所用於世而性耽山水尤愛茲山不時酣遊奧曠之景罔不畢覽方  
弱冠時輒怪斯志之缺時望有人焉修輯以慰素願乃俟之數十年而  
卒不遇其人於心甚恨欲自起爲之而苦短於才欲置而再俟後人又  
思後人終不得如余之閒且無余之癖而嫻習者於是竊不自揆以其  
所見參之史乘質之傳聞於圖則以景易寺於景則次而釋之物產酌

其舊寺宇增其新綴以山村附以城堡羅見聞以著故事考文獻以補藝文因舊志而損益之非敢妄也凡以求遂蕩南先生遺意以成茲山實錄全宇內之典而不敢怠焉耳書既成分十有三卷雖於形勝大端未有裨補而景物畢備人事文章畢錄則山之聲色性情恍然在目士大夫不遊者固可藉爲博取之資以暢其登臨之興卽不遊者亦可藉爲卧遊之具而弗虞缺略也至於撰述之不雅選擇之未精世之君子庶其有以教余乎

釋末集一

廣鴈蕩山志十三施元孚字德交號六洲樂清人諸生屢試不售以詩文自娛性耽山水寢食鴈山者二十餘年輯有鴈山志十三卷考覈詳晰可稱山史

### 白石山志

### 五卷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自序鴈蕩爲東南絕勝而白石次之兩山皆在吾邑而白石尤近吾家  
余於雍正庚戌遊白石於乾隆癸亥遊鴈蕩嗣是屢遊兩山每以兩山  
之志缺而不備竊以爲恨歲戊寅余不自量撰輯鴈蕩志十三卷至歲  
戊子白石陳與京復以白石志爲請明春遂與君偕往山中徧搜幽巖  
絕壑剔斷碑之斑蘇刮摩崖之屑苔旣又博稽典故旁採傳聞取舊志  
修飾之於山圖外別其類爲五曰山水曰物產曰寺觀曰故事曰藝文  
分爲五卷命子珽錄之然余於此復有慨焉初余之遊白石也自以窮  
通有數而鈍鶩之才不堪應世行將盡窮宇內名山當亦人生快事故  
時謂其遊爲鴈程初徒願甚奢也乃貧病交加蹉跎歲月數十年來所  
遊如鴈蕩諸山祇此甌閩吳越之奇而其間如天台武夷至今尙未託  
足光陰荏苒而吾年已老自茲以往雖不乏得隴望蜀之思然精力疲

而步履艱則若九州五岳盧阜武當羅浮峨嵋諸奇勢必不能復至而祇向故山中拾翠尋芳頰爲之志是昔所謂鵬程初徙今徒爲倦飛還鳥饒舌中林耳嗟夫山水幽閒之樂適人世棄擲而莫爭者願余嗜之而卒不遂所願豈非數哉此余所以終不能無恨於心也而陳君則曰子雖有遺恨乎然世之抱恨如子者不少彼能遊我所未遊而未必能遊我所已遊得一志焉覽之則可藉爲卧遊之資者自可以舒其未遊之恨然則此志與鴈蕩志於吾輩雖無所裨而於世當不無少助云余於是又感其言因書以遺君而付之剞劂氏

釋末集一

曾氏唯廣鴈蕩山志

二十八卷附游法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謂鴈山無志乎曰有謂鴈山有志乎曰無隋之圖經失傳已久

案隋圖經見五

代經籍志乃地輿總志  
非鴈山志也此殊不考嗣後未見專書惟續文獻通考載元李五峰十  
記一卷論者謂可當鴈山一部小史然不得竟謂之志也明初釋永昇  
始編鴈山集一卷漢溪潘氏譏其詳略無法不足徵嘉靖間朱蕩南輯  
鴈山志四卷僅傳其略雖得章千峰侯二谷爲哀續集猶未詳也 國  
初李羽菴博採詩文施六洲考覈山景可謂詳矣後有作者豈能出其  
圍範於此而語人曰鴈山無志其誰聽之夫所謂志者以傳信也稍有  
不實卽不得稱爲信史矧承譌附會種種舛謬若是其甚乎予遊屐屢  
經端居多暇思合諸志而彙輯之正在采摭閒樂邑廣文先生四明  
范藹萍先有所纂假以參觀略者詳之蕪者除之析爲三十卷脫稟後  
復就正同里友人程養齋再加釐訂於是鴈山眞面目始露坐客見之  
躍然起曰舊志以鴈山爲宋開鴈湖爲湫源謝嶺爲康樂拾唾相傳已  
千百年於茲矣今一旦發矇振聵耳目一新山靈稱快卽謂鴈山向未



有志志自今始可也予應之曰若非前人輯有成書予又何所憑藉辨別真贗譬琢玉焉昔之人雖經槌鑿未離乎璞也譬揀金焉昔之人雖加淘汰未盡其沙也予特不敢以璞爲玉以沙爲金耳亦豈能舍璞而求玉舍沙而求金乎訂傳聞之誤搜隱祕之蹤因舊志而廣之敢云作哉客哂而退卽名吾書曰廣鴈蕩山志乾隆五十有四年歲在己酉重陽前五日鹿城曾唯識於依綠園之入畫樓

鴈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闕靈慳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郛之斤竹古人疑以爲海水激蓄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嶽嵒之致矣然而峰峰皆如鬼工雕鐫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爲帝釋真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按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峰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虺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

何論鴈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鉞以所輯鴈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棄較以明朱諫舊志後永嘉曾君近堂復出國朝明經李刳菴本參互考訂鈔爲三十卷可謂備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鴈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尙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勇者莫勅於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縋而臨深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猿角勝矣乃見鴈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于南北皆與龍湫無涉龍湫乃出常雲峰北絕頂之南夾隴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鴈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卧游之一助云爾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立夏日吏部右侍郎浙江學政大興朱珪敘

於東甌試院

張慎和序

乾隆辛亥  
不錄

高樹勳序

乾隆十五年  
不錄

范欽跋

不錄

案近堂曾唯字岸棲永嘉人喜蒐輯溫州文獻嘗著東甌詩存四十六卷已別著錄廣鴈蕩山誌以朱蕩南李菊菴施六洲諸志參合編訂在鴈山誌中最爲完備首爲圖二十七卷一爲山總卷二至卷十爲山水十二爲物產十三爲寓賢十四爲方外十五爲紀異十六至二十八並爲藝文而以游法一卷終焉其凡例謂舊志有三大誤一誤聽筆談朱開之說置隋志唐蹟於不問二誤認大湫出自鴈湖不知內外異谷隔嶺三誤傳謝嶺爲靈運所經而嶺東謝家嶼未經詳究相沿已久習焉不察其考訂亦頗精審惟據薛良齋賦注引隋圖經

薛賦見浪語集三  
曾氏此誌十六亦

載之惟注多刪削謂隋時已有鴈山圖經不知薛所引者乃郎  
當據集本校補

蔚之隋諸州圖經集見隋書經籍志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諸書所引甚夥並稱隋圖經非鴈

山專志其考鴈蕩開山不始於宋僅引隋志芙蓉山及舊志明

時掘得昭明太子碑之說昭明碑今未見拓本以志中所載攷之恐尚不塙不知太平

御覽引永嘉郡記三原灣三京亭二條三原灣卽三京亭原京賦注謂卽今照膽溪足爲晉宋時鴈山已顯之塙證他如魏

文一門采摭既多舛迕尤眾如沈括鴈蕩山記乃夢谿筆談二

十四論鴈山一則本非記文袁采鴈蕩山記乃章望之記明人

依薛良齋賦掇拾妄題詳外編陶望齡鴈蕩紀遊乃游台蕩路之

半篇見賦卷集十三若此之類猶未脫地志家之習也

右山川

明

溫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三

釋宏斌

江心志

千頃堂書目入

佚

邵銅序永嘉江中孤嶼雲樹參差宮闕魏煥憑虛屹立於金鰲背上而

四顧紅塵咫尺隔斷儼然海上蓬萊也予嘗耳而慕之者非一日已今

春余以烏臺遷守茲地公退之暇每過其所穹堂奧殿傑閣修廊勢若

浮於江上往來登覽之美哉萃於茲焉一日往持思佶謁余官舍拜而

請曰江心之勝歷代以來

二字孤嶼志無詞人韻士形諸嶼志無

請曰江心之勝歷代以來

二字孤嶼志無

題詠者多矣

惜乎未之刊刻以傳於世茲特裒輯古今先後詩文凡若干篇成一巨

帙題曰江心志敢丐一言以序之實微大惠而不敢忘也余謂山川雄

偉秀特之氣僻在江陬海澨而使空虛寂靜者坐以守之其實智巧之

所營構而善察幽勝者之所專美也今思佶釋氏

孤嶼志無能作而

不拘

於其法從遊文士大夫閒異乎緇流遠甚其於研窮宗旨之餘孜孜汲

汲採錄名賢佳什以垂示久遠其用心亦勤矣哉余故不拂其意書於  
編簡之首用以永其傳於無窮者

孤嶼志無也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千頃堂書目八釋宏斌江心志成化初修

案宏斌府縣志仙釋傳未載王陽谷敘萬厓江心志云成化初  
寺僧

王氏

叔泉

陽湖小志

王介園藏稿

佚

王叔果序郡郭之西鄉多山水而陽湖爲最勝余仲氏陽德甫爲諸生  
時過其地愛而購之稍稍芟夷闢蹊圃旋治爲墅壑成而亭臺池逕木  
石諸景遂擅稱焉四方薦紳先生樂道其勝積之得記文詩歌若干篇  
仲氏彙爲小志梓而藏之山中始陽湖未爲墅也菑畚灌莽耕犁蒙翳  
迨地靈天啟仲氏扶其奇秀環湖之境盡四時朝昏之觀飛蓋輕舟戶

履常滿遂使海野一區名聞吳越開然則山水亦有遇哉顧野之治爲  
隱計也隱而志以文之何也李原盤谷得韓子贈言聲施百世而賀監  
鑑湖亦以咏歌託之不朽余兄弟幸反初服投閒林泉魚鳧游咏雲水  
徜徉日取高賢所嘗題品者嘯歌其閒庶幾哉盤谷鑑湖矣噫此陽湖  
所以志也亦將永矢於弗諼也

王介園  
藏稿

吳氏

子恕

平陽會館錄

乾隆溫州府  
志二十七

佚

劉師召序四方來遊京國者鄉有會會有館豈漫然細事哉蓋人情合  
異爲同而敦睦於千里之外者期以聯誼也取同於異而定趨於羈旅  
之間期以合志也故各別其郡邑以名亦倣之周人司會也設是皆情  
之莫已者昆陽去京國頗遠舊有會而無館眾常落落莫以示聯萬厯  
閒吳君少石彭君東崖謀創之而葉君西屏陳君一洲以及諸同會者

咸協乃志遂得合力鳩賞以構之 茲辛巳春始克有濟少石子恐久而易忽乃携宿定規約往質於魯橋子乞一言以志不忘其慮周矣魯橋子曰予盍言哉緣會致情規約備矣緣規昭訓序跋載矣予盍言哉吾人幸生宇宙開天地萬物本爲一體而況合氣同類者乎四海內外本若同胞而況合郡同里者乎一體同胞已有休戚而況同遊京國又同旦暮者乎今諸君推茲一體同胞之念感此同遊旦暮之情固當思相望以迪和相摩以符愛相資以盡美矣其萃斯館也果以盍簪駢首爲歡乎抑以投分款忱爲契乎果以銜杯執袂爲樂乎抑以篤敬敦雅爲趨乎果以拂規飾過爲尙乎抑以長善翊良爲得乎果以叢傲侈放爲達乎抑以恤患戚虞爲急乎果以陽合陰離爲詭乎抑以賈澆嚮利爲誠乎是必崇信秉義輯志保終庶幾足以稱仁乎斯會而侈榮乎斯館矣蓋反覆不一者人之情也變易不定者天之時也貞固有恆者信



義之道也苟無貞固之志而徒任其反覆變易於其時與情焉則未有不以游衍爲踪幻化爲業者矣於會乎何有於館乎何取哉諸君胥念諸少石子聞之曰可儆有眾以賈不怠矣西屏子曰可紀厥館以圖永徽矣魯橋子曾司教昆陽實有匡直輔翼之責謹不容辭爰次前言以爲之記館居碾子衡衡業出姜氏退有室出有堂前門榜軒基竟百武有奇若擴而宏其規又視來者豈萬厯辛巳三月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陳經言序爨子遊輦下見吾昆鄉會之舉也來有逝去有遺吉有慶患有恤歲時節序之有讌私朝覲給由行取陞遷之有公舉萬里天涯賓至如歸會之有關於鄉誼也豈淺渺哉而會之有館尙有待焉余嘗爲同鄉歎之歲戊寅予以吏事趨南巢吳君少石葉君西屏彭君東崖陳君一洲以書寓子巢水之上謂館且垂成然不無賴於諸君子者子曰然爰出俸餘以完棖桷越明年而館成再明年予轉官西粵且得告東

歸矣彭君東崖過余草堂謂曰館之成君之志也能無一言以俟後之君子子思夫鄉之有會所以親同鄉也然有非會之所能親者會之有館所以合同方也然有非館之所能合者先民有言創業易守成難夫開拓難也而古人易之守成易也而古人難之此何以故蓋開拓之難難在人力一時之難也守成之難難在人心千百世之難也前之所難諸君子既身任之矣後之君子其亦思前此締造之艱而慮將來慎守之不易也乎度禮而動循義而舉合慮而行毋以一人之賢智先焉遵是道也雖千百世無難也如其不然貌合而心則已離跡親而情則已疎雖館亦逆旅也雖會猶燕越也豈今日諸君子之心哉敢以是爲同鄉告萬厯乙酉三月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吳昂歷官大理寺正工部郎中生平孝友好義創立會館于京師以待鄉戚人咸德之子子恕字聞忠號思石以父廕授

上林苑監典簿剛介負氣節以忤當事謫丞儀真有政聲時總河大司  
空潘季馴治河子恕經畫有方民樂趣事工竣疏薦晉賓州判多惠政  
以母老乞歸卒年七十有八

王氏光蘊江心志

六卷千頃堂書目八  
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王叔臬序甌故稱山水郡其峙大

三字無江中有孤嶼孤嶼孤嶼志下

夾兩山勝狀金焦

孤嶼志作雙

東西建

孤嶼志作雙

浮屠中爲寺

孤嶼志作佛廬二字

自唐

迄今廢而興成化初寺僧宏斌輯江心志詮次無法頃予修舉廢墜語  
從子蘊爲志志成序曰甌之山奇勝無如鴈蕩峰泉澗谷靈峭萬狀然  
宅幽而阻或脅息不可上且巖糧艱負梵宮日廢非好奇與有力者罕  
至孤嶼麗江上煙波爲鄰市郭相望遊人或興發則振衣而往孤嶼志無一

筏可航醜酒擊鮮杖頭易辦朝昏風月之境用之無禁而取之不勞視

搜

孤嶼志  
作探

奇扶勝於深厓峻谷者蓋相絕也昔袁絢從蘇長公遊金山

適中秋一碧無際加江流傾

孤嶼志  
作酒

湧月色如畫遂登妙高臺令絢放

歌子每於孤嶼欣賞斯景若撫謝亭而懷康樂摩宋翰而感靖康拭文  
碑而弔信國展卓祠而哀忠貞後先賢蹟煇煇爲江山生色而盱衡擊

節憑虛四顧吹臺引子晉之笙華蓋想容成之室象浦追襄陽之咏白

鹿遡記室之跡靈峰繡錯景光滿目又未嘗不徘徊而

孤嶼志  
無

興思也嗟

夫天地積水大千土堆江山人天之觀皆幻境也釋氏語云箬境起生

滅如水有波浪卻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卽爲彼岸此其旨

通於吾道予嘗憩江心齋居靜觀憮然有悟焉然則所志秀靈與古今

遺事蓋莫非明心見道之助也或謂名山水惟空寂者主之可以永託

彼山水永託者有在覽斯志可以觀哉

乾隆永嘉縣志  
二十二

陸問禮序東甌山水佳勝甲於越地而孤嶼居一焉孤嶼在大江中一  
崕嶼青螺髻耳而險峭橫絕四顧空奇雙翠堵波直挂青漢憑巔遠矚  
則雲物吞吐魚龍出沒變現無際足盪人心胸又以近接甌城方舟可  
涉故高賢曠士古德名緇遊踪所至無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欲問  
青天昔時謝康樂孟襄陽輩品題邱壑點綴江山流傳勝槩並託山靈  
此志所由慕也予祖古松公叨守茲郡惠政治人眾心思慕至今弗諼  
予又承乏東嘉克繩先軌父老追崇曩蹟爲建一祠於孤嶼之麓以祀  
予祖予時來瞻謁停車登眺心殊樂之昔半叔子愛峴山風景酣意遊  
適至謂人曰吾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後人見峴山碑每爲墮淚杜預  
征南紀功手摹二碑一置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之下欲使滄桑雖變此  
碑常在予卽不敢步二公後塵而祖孫兄弟後先宦轍似與東甌山水  
有緣得分江心片席地爲五馬尸祝之場則斯嶼也雖謂予祖之峴首

可也庶幾託此志以不朽無用沈碑萬山爲矣

孤嶼志六

重修江心志自記予讀水經凡江海類稱奇觀而江中有靈區浮巨浸如仙山者若京口金焦南粵海珠及吾甌孤嶼三山則尤奇已三山皆以寺名金焦峭立俯瞰驚濤多異狀而地不夷展海珠麗平厓而淺隘四遠鮮山孤嶼則深廣明秀百雉屏列千峰掩映西塔盤危磴而上下視江流浩淼蕩颺東塔踞大阜錐卓繁陰密翠中靚秀爲叢林冠梵宮樓閣金碧相輝引望九斗山如列掌上朔平月午空明無際燈火起郭外錯若繁星與漁燈相閒游人率戴月而渡四時朝昏光景變幻視金焦海珠甲之庶幾方壺絕境也頃從同志游家參政陽谷公語不佞蘊曰茲山標靈寓內且忠賢俎豆在故所建置吾相諸大夫新之矣惜無志籍殊爲缺典爾其圖之不佞無似乃稽古蹟哀輯古今詩文爲誌六卷夫金焦當要津緣處士焦光以名孤嶼雖介僻壤謝康樂文文山王

梅溪與我明卓忠貞輩樹之風聲大地諸天託以不朽然則是志也信乎其不可已也豈徒侈江海奇觀已哉

孤嶼志五

乾隆涪州府志二十七江心志六卷萬厯庚寅王光蘊輯

陳氏陸江心志

六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未見

顧言序東甌故以山水擅勝其福地洞天如一鴈二若天臺吹臺諸山所在箸奇然皆幽僻深阻游者艱焉孤嶼去郡城纔數百武雙塔排空地橫江上儼若浮大海一卧槎與潮汐相波盪游人估客所必經者而登眺稱便說者謂孤嶼靈秀彷彿潤州之金焦然金焦爲余所習游地其聳拔詭麗相背變幻似於金焦所獨賞孤嶼之夷曠隔絕囂塵翛然自遠若語寒暑陰晴雲物吞吐大概與金焦共得驚流怒湍之助爲多

焉其名六代以前不甚著自經靈運之品題少陵襄陽輩之廣咏海內益知東甌之有孤嶼者矣更宋而思陵駐蹕宸翰驚騰信國羈棲辭章昭揭最後如我明卓忠貞與陸郡伯之祖孫兄弟以其勁節惠政豎碑列宇共詫不朽孤嶼之爭勝金焦者其以是乎誰謂江山不以人重哉孤嶼舊有志所載諸古蹟名賢僧寮祠宇及詩文略具而庠士如陳陞者又增輯所未備而重梓之復以余承乏茲土繆以其序見屬余不能辭聊爲次其大都者如此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周之夫跋東甌多名山水不具論直去城數百武有江心寺幽蒨宏敞山光爲樹色映帶潮音與梵唄爭響四美備矣剡上名賢祠宇亦不具論稍近者爲陸古松先生祠先生某年爲溫州守溫人至今尸祝勿替最近者爲今大觀察衷虛陸先生祠先生舊爲永嘉令有聲以治行第一徵又與古松先生爲耳孫蓋盛事也之夫抵守任之先一日以待



吉泊舟招提前爲之登岸眺覽拜兩陸先生祠下徘徊久之旋指儕耦  
集飲其上成二詩別去嗣是便簿書奔走寢溲半廢同人道於牛馬馴  
至陰陽之患淡句不瘳歸志已決逢萌之冠不日掛矣非獨厭此俗吏  
大段與山靈無緣也竊謂古松陸先生猶然守耳何以令溫之人如周  
人之思召公清德微猷猷誠難縷指要亦以其時雍容太平譬之神爵五  
鳳閒五單于解辨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而黃穎川乃以循良  
特聞致足述也今之爲守者異於是進退維谷笑啼俱不敢救過不給  
而欲膏澤下於民此實難矣長才異能方圓兩畫世豈無人倘猶然中  
人以上乎則非之夫不佞之所能知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焉故因諸  
生陳陸之以志見示遂不辭而題其後爲東甌之大作家嘴矢

乾隆永  
嘉縣志

二十六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江心志六卷天啟丙寅郡諸生陳陸陸之輯溫

處道副使江陰顧言序郡守西陵周之夫跋

東甌詩存二十九陳陞字君納永嘉人

國朝

釋元奇江心志

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

存

彭始搏敘子嘗讀謝康樂咏江中孤嶼至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心  
竊慕之顧蠟屐尙未及也迨歲丁亥奉命校士東甌公餘偕永邑楊  
令君放棹中流爲孤嶼之遊列坐兩峯間樓閣崢嶸金碧璀璨水雲環  
繞樹木交映遠迓子晉之臺近接容成之洞驪珠出海爛熳千尋蜃氣  
凌空變幻萬狀至其帆立萬頃煙波中吞吐雲霞呼吸潮汐四壁空浮  
一塵不染更是海上蓬萊方將與十洲三島相爲鼎峙令人嘆觀止矣

徘徊移晷寺僧月川煮茗相獻因言此地夙稱東南勝區登眺棲息代  
有高賢卽思陵駐蹕後往來尤多名流向有舊志滄桑幾更無復有存  
邇來編集所遺且於近世諸名公遊覽佳什蒐羅補續爰成十有二卷  
付之剞劂工已竣矣願乞片言以弁其首予思震旦山川閎奇博大不  
可縷指若東甌自洞天福地外所爲孤嶼者洵非易遊願可令其不彰  
乎矧圖經具列俾採奇攬勝輩不俟駢驚駕鶴而可挾爲卧遊之具也  
耶月川不惜已費爲孤嶼謀不朽其功匪小子雖不及如謝公之高吟  
絕唱而憑眺之下又烏可無一辭以贊其成也哉是爲序

孤嶼志六

裴園楨序東嘉山水奇勝不可言而孤嶼踞蜃江中傍睨郡城與九斗  
相向屹然與岳陽之君山潤州之金焦震澤之洞庭爭奇海內而孤嶼  
得謝客一詩膾炙人口其相傳更遠名流眺覽爭觴詠其地搖筆賦詩  
代有盛事願志或缺如殘碑卧碣剝蝕于荒煙蔓草迅風甚雨之中可

嘆也月川上人卓錫孤嶼之江心寺有年矣慨然以修志自任歷數寒暑編綴成帙梓成乞序於余嗚呼上人不專事梵唄以錫飛棒喝相矜尚而獨有志於志乘口吟手披力爲蒐羅俾名流勝蹟悉藉以傳不朽後之君子覽斯集者恍然如坐孤嶼與山靈相揖讓也又豈獨謝客一詩爲千秋之絕調也哉是爲序

孤嶼志六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江心志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釋元奇撰江

心寺在溫州府北永嘉江中卽謝靈運詩所謂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者也宋高宗嘗幸其地稱爲名勝明釋宏斌郡人王陽谷始創爲之志元奇因舊本重加編輯凡紀蹟一卷敕書一卷藝文八卷世系禰記二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江心志十卷康熙乙酉住山釋元奇月川編集郡守燕山趙恆雲中斐國楨序

陳氏舜咨孤嶼志

八卷

存

嘉慶戊申刊本

余覽郡志經籍鄉先輩撰述纂輯有名者鏗矣今訪求其書則皆亡佚散墜百不遺一卽錢版偶存而美粹與踳駁時復不相掩豈向之亡佚散墜者皆此類乎惜乎終不得一見之也江心寺者孤嶼中大刹也江心志數冊獨存於寺衲之手而舛謬非完書嘗戲與客談若江心寺志可直名江心志則志護國寺可稱護國志志太平寺可稱太平志志開元寺可稱開元志舉世瞶瞶當不知是何物祇在此一字去留間況其中元黃謬敘岨嶓不安珪璋瓊甌在之錯見也哉夫孤嶼著自六朝歷唐至宋而益顯其開時主之宸翰高賢之屐齒名流之題詠遺蹟多有後之薄遊斯土者流連風物慙弔古今每不勝世運推移之感賢哲存亡

之慨焉夫豈徒山川清曠梵刹儼雅足供登覽已哉則是志亦探討者所必資而榛蕪滿眼安所須此余掩關多暇不揣夤陋謬爲增損釐訂之而附益以時彥藻翰重命剗刷若夫後之亡佚散墜也余不得而知也嘉慶戊申古重陽永嘉陳舜咨

楊兆鶴序

嘉慶丁卯不錄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陳舜咨嘉慶六年辛酉科拔貢

案陳拔貢舜咨號春堤永嘉人所編孤嶼志以釋元奇江心志爲藍本因舊志名不雅馴取謝靈運詩語改題其書卷首爲勝蹟餘則皆藝文於舊志略有增刪亦閒增考訂如辨林伯庸卽林教授常釋法幢卽林中允增志亦較舊志稍爲精審也

又案此書雖以孤嶼爲名然體例多沿江心舊志書中于梵宇興廢及禪宗誌傳紀錄特詳亦與山志微異故今仍與江心志

同列古蹟不復改隸山川焉

右古蹟

宋

王氏十册 會稽三賦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作三卷今從宋刊本 明南逢吉注四卷

存

陳春海樓叢書本道光乙未杜氏仿宋大宇本李錫齡借陰軒叢書本

會稽之山川風物載於圖經地志者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觀則與易盡屑屑徧讀則神且疲儻非有所去取纂次成文焉能資於玩繹紹興閒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幕贊治之暇乃於圖志掇其赫奕之事迹志謂地輿志之類今賦注所引皆會稽志一書非先生作賦之前所有者加以舊傳新覩可紀之事從類鋪張著爲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寓於荅問其事實其辭瞻旨趣取暢字字淵源誠爲傑作公之究心可謂平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

鄉者大矣及賦民事堂蓬萊閣文皆醕正語亦高妙其有見於奉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吁昔人所言擲地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竊惟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川事物爲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闕然無聞遂使覽者惜其未備鑄平日嗜公之文至於成癖由是不揆蕪淺輒皆爲之注雖未必一一盡得公本意且以補周君遺闕至其間固有闕略詳備之不齊者然而意各有所謂闕謂故闕不法者如西子固若之類是也略謂出處非一而只取一二書爲注者如語言處子多士舞干戚一統甄陶九重之類是也大率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日熟乎見者則從闕略蓋非徒事夫繁文而貴夫有以證明也李善注文選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有所祖述憑今法引禮記之文而賦亦本此意然閒有於事不切者恐其繁冗不敢悉取如黃冠不引書書是也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目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



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欲官于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焉況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班班靡不具在俾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嘗思乎奇字之爲梗從而爲釋音區布於句讀之下凡檢類篇集韻無見者則據夏英公古文四聲韻爲音按其中有特該出處者也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電而口傾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昔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

愚齋史鐫序

宋史鐫注本卷端序四庫全書總目作跋誤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於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以來於唐爲微之蘭亭絕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嘗行乎紅市中聞村校諸童所習詩皆樂天與已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蓋至於禁省觀寺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於今而考問其遺眊其能識蘭亭絕唱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俗等賦迺更流傳鬻秀之童無不上

其家傳戶習殆似元和之誦微之也夫微之見賞於當代龜齡不替於後來也敢謂文字之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醜薄與然考樂天所爲狀稱微之觀察浙東下車卽奏罷淡蚶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苗爲越永利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少矣龜齡擢第試民一陪幕辦俄有祕書之召未嘗三年淹也卽其以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曰我以其餓踣流亡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和買之莫償嘆酤榷之奪于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賢張霸尙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遺文膾炙而不忍釋也蓋龜齡履繩踐準伉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疵微之峭直致稱中見廢斥迺援左貂以升驟至爰立故儒衡託颯于揮蠅裴令激言于平城當時人情亦略可見況乎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尙可冀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爲龜齡所聳慕而竟至于不忍言也嗚呼孰謂文章與

人不相倚爲重相乘爲久近耶然則龜齡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

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窮若夫南公解故于渭南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

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於天壤者也郡人陶望齡撰

明南達吉注本片

此書自宋刻外一刻於明

應成宏開刊本

再刻於

國朝

嘉慶中蕭山陳春陳編入澗梅樓叢書

刻出影朱鈔本第所据本有漫漶闕葉仍用明刻補苴未盡善也是本

嘉定舊槧吳中朱卧菴姚江張羅山皆有收藏印記近歸同里小雲巢

沈氏字體明燼可喜無不全不備之憾因仿摹付梓以復舊觀元書或

留墨臺亦閒有譌奪不欲輒改增勘於後焉道光丁酉季秋山陰鼓陽

居士杜春生校畢并識

山陰杜氏重刊宋本史注卷末改

南達吉後序

明刊南達吉注本不錄

凌弘憲序

明刊南達吉注本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會稽三賦三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宋王十朋撰十朋字

龜齡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至龍圖閣學士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梅溪集此賦三篇又於集外別行一曰會稽風俗賦仿三都賦之體歷敘其地山川物產人物古迹一曰民事堂賦民事堂者紹興中添差簽判廳之公堂也元借寓小能仁寺歲久圯廢十朋始重建於車水坊一曰蓬萊閣賦其閣以元稹詩謫居猶得往蓬萊句得名皆在會稽故統名曰會稽三賦初嵎縣周世則嘗爲註會稽風俗賦郡人史鑄病其不詳又爲增註併註後二賦末有嘉定丁丑鑄自跋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標舉茲邦之勝鑄以當時之人註當時之作耳聞目親言必有徵視後人想像考索者亦特爲詳贍且所引無非宋以前書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率合名勝者可比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亦劉遠張載分註三都之亞也

案會稽風俗賦民事堂賦蓬萊閣賦皆紹興戊寅冬梅谿爲越

州添差簽判時所作

詳史注

周世則爲注會稽風俗賦梅谿後集

一所載是也至嘉定丁丑史鑄卽周注增其未備又補注民事

堂蓬萊閣兩賦是爲今時所傳單行本據民事堂賦寬公私之

債負兮注按梅谿集中作積負云云則史氏未作注之前三賦

已與集本別行特不知何時刊布耳史注援據甚詳博所載賦

文與明槩集本異同尤獮如昔作咎僕作僕宅作尾善作霏之

類卽史敘所云奇字集本並爲校者改竄他如風俗賦龍樓翼

而乾峙乾峙不作屹峙蓬萊閣賦暢幽懷於膠廓膠廓不作廖

閣並足刊正集本譌誤不第箋釋精核也宋刊本三賦一冊不

分卷四庫總目作三卷蓋館中所析今從宋本著錄

又案此書別有明南逢吉注本分爲四卷

萬姓統譜六十五南逢吉字元貞渭南人

嘉靖戊寅進士其注卽櫟括史注爲之別無考證明刻本又增應提學副使

陶望齡評尤鄙淺不足論因三賦史注外有此別本故增識之

南注別有李錫齡借陰軒叢書本不載陶注

薛氏季宣 武昌土俗編

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五國史經籍志三

佚

自序武昌爲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爲郡爲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閒或不忘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假摻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願遺陞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譌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所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里況令長之

職官乎故走本記披圖旁求稗說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略舉代以煩言爲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於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稗天

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良齋浪語集三十

又書武昌土俗編敘

明鈔本如是疑當作後

武昌土俗編鈔木於紹興壬午走既

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致閱往事士非奮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問者一書之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於當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擿瑕補過易視聽於傳疑使走不以此爲妄人乃朝夕庶幾焉六月庚午書於筠鄉書舍

良齋浪語集三十

直齋書錄解題入武昌土俗編二卷武昌令永嘉薛季宜撰記一縣之

事頗詳紹興辛巳壬午閒也其邑令爲壽昌軍

周氏去非嶺外代荅

十卷

道齋書錄解題入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庫全書總目七十

存知不足齋叢書本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有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  
輒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  
六詔安南爲境之南郡又內包黎猿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  
甯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場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  
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  
得四百餘條秩滿東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置勿復稱也迺親故相  
勞苦問以絕域事驟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  
二事類多而臆得者浸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裹得所鈔



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荅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

讀書附志下嶺外代荅十卷右周去非直夫記廣石二十五郡疆場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謫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四百條云

直齋書錄解題入嶺外代荅十卷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癸未進士至郡倅所記皆廣西事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嶺外代荅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

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淳熙中官桂林通判是書卽作於桂林代歸之後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見聞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蓋內有問嶺外事者倦於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荅原本分二十

門今有標題者凡十九一門存其子目而佚其總綱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其書條分縷析視稽含劉恂段公路諸書敘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舛謫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爲談助已也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竝作十卷永樂大典所載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從原目仍析爲十卷云

宋元學案七十一通判周先生去非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於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荅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

案周直夫嶺外代荅凡二十門一地理二邊帥三外國五風土六法制七財計八器用九服用十食用十一香十二樂器十三寶貨十四金石十五花木十六禽獸十七蟲魚十八古跡十九

蠻俗二十志異惟第四門缺其目據自敘蓋其初筆記本四百餘條後次序刪併爲二百九十四條讀書附志撮錄自敘靡舉初記條數誤也其書敘廣西諸州沿革風土最爲詳悉所載外國則多得之傳聞自粵中互市番夷及宋時貢獻之國外皆未能詳審蓋海外輿地自古茫昧不止直夫此書也

國朝

周氏天錫慎江史逸

四卷

華粵樓集

未見

自序史逸者何郡邑史之逸也蓋聞諸陶徵士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爲之浩歎然彼獨行君子耳吳公雒陽知名亦駢焉龍門於天子父僅稱太公於戲誰責哉余喜談梓里事偶有覩記輒筆存之閒參

郡邑史十闕其五因喟然作史之難也冬青行灼灼霽山集中別紀強附之玉潛東湖樵夫樂產也移而台耳目之近且然矣余爲此懼摭拾舊聞彙而成帙題曰史逸卣梁彝蓋見卽寶之不無望後之逸余逸者

華萼樓集

又序史何逸乎郡邑史之逸也夫薦紳先生旣科條之矣閒多漏脫則以立例淺編纂迫渺見寡聞而博雅之君子弗進也家必有乘邦必有史今廢草野賢才不稱略名卿高士良有司之業不載識者悼焉陵谷後余志不自得婆娑漫淫慨然而喟則取古今史省直志考之而賢才良有司與所論者十三四逸矣乃依往例采舊聞整齊成帙命曰史逸蓋歷十二年所云夫賢賢賤不肖史也俾後之君子勸小人懼余何敢任唯取闕幽顯微之義別疑明是之旨紹往昔告來者述聖漢以來至萬曆己酉止傳曰史失而求之野後之覽者或有以知其志之所存書

成藏紫芝山麓副在花萼樓凡四卷

花萼樓集

梓聞私紀

花萼樓集

佚

梓聞彙紀

花萼樓集

佚

右襟記

林氏 鴻道 燕游記 竹園類輯九 嘉慶瑞

安縣志九記作草誤

佚

朱鴻瞻跋康熙王子子始以資貢偕履吉氏東裝 廷試出武林自越而吳而魯以抵於燕其開山川鉅異之區險阻要害之處古今人物故蹟之遺以及大江以北廣漠之鄉田可畫井戰可製車黃河之有故道清淮之底安瀾與夫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未嘗不於日夕解鞍沽

酒對酌拍案悲歌唏噓指畫且又兩人相得意遠興賒吟鞭所指懷古  
之篇覽勝之作風雨雞鳴所懷所至有賦而履吉氏性尤敏長於強記  
凡所歷勝蹟及里程旬日月餘之外追溯而數之如指諸掌因彙爲茲  
編懼夫世之觀者徒以是爲履吉氏多而不知其經濟之撰奚囊之富  
固不盡此區區間也故書數言以附於末

竹園類  
輯九

朱鴻瞻增司訓坦齋林公墓誌銘公諱鴻道字履吉坦齋其號也雅留  
心經濟屢舉於鄉不第晚以明經薦補常山訓秉道章教不遺餘力繼  
攝縣篆益振興釐則弊絕風清以疾卒於官

瑞安朱  
氏錄本

嘉慶瑞安縣志七康熙王子歲貢林鴻道燕游草林鴻道撰見竹園類  
輯

右游記

元

周氏達觀眞臘風土記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一千頃堂書目  
入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存

吳瑄古今逸史本陸楫古今  
說海本瑞安許氏刊巾箱本

總敘眞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厯闢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眞浦乃其境也又自眞浦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程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

也舊爲通商往來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浚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元貞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日抵占城中途朔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船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

洪守一跋

瑞安許氏刊本不錄

讀書敏求記二周達觀

案達原誤建今改下同

真臘風土記一卷達觀自元貞乙

未隨使招諭真臘至大德丁酉始歸述其風土國事甚詳是冊從元鈔校錄說海中刻者抵牾錯落十脫六七幾不成書矣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一真臘風土記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周達觀撰

達觀溫州人真臘本南海中小國爲扶南之屬其後漸以強盛自隋書



始見於外國傳唐宋二史竝皆紀錄而朝貢不常至故所載風土方物  
往往疎略不備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  
德元年丁酉乃歸首尾三年諳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爲此書凡四十則  
文義頗爲賅贍惟第三十六則內記續倫神譴一事不以爲天道之常  
而歸功於佛則所見殊陋然元史不立真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  
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  
示吾行衍爲題詩推挹甚至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集中蓋衍亦服  
其敘述之工云

郎仁寶七修策橐 真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  
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一一紀焉名曰  
真臘風土記

案周草庭真臘風土記元貞元年隨使諭真臘時所作其事元

史無攷然其總敘所述甚明七修彙纂謂草庭獨奉使非也總敘載唆都元帥置省占城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攷元史占城傳至元十九年命左丞唆都等卽其地立省旣而負固不服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云云所謂招真臘國使者或卽此金牌千戶也至元貞招諭則史所不載僅賴此攷其叛服大略矣

又案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別載周達觀滇獵記聞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作滇獵紀聞明以來書目並無著錄疑真臘風土記一名真臘紀聞傳寫又誤眞爲演遂分爲二書乾隆府縣志經籍門並沿其誤

今刪之

李氏

至剛

航羅志略

三卷

千頃堂書目八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伏

貝瓊後序孰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乃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爲三卷題曰孰羅志略將銜梓鐵崖楊公旣爲敘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爲發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旋餘歸漢爲天子言之未能有如孰羅之爲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夸至用兵而克之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爲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一兵遣一鏃爲國家病則視歷代之盛實

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士不待身經  
目識而已悉海內之境若過鴨綠窺樽桑也於是乎書

貝清江文集

千頃堂書目八李至剛就羅志略三卷永嘉人樞密院祕書

右外紀

溫州經籍志卷十二終

嘉興嚴景商校